



高子遺書卷之四

講義

小引



聖人之言多矣而曰欲無言明乎所言者皆言其無言者也而天下後世卒未免求聖人以言求聖人之言於聖人若與我不相涉者然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講學者明乎聖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爲吾也夫吾之所以爲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餘行之終身而不足者也知者不知乎此行

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行言焉其於聖人之言多覲面失之矣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吾郡舊未有講學者顧涇陽先生倡之數十年來津津焉秉彝之在人心觸之而動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已乎不佞幸從諸先生後不能無請益之言實不敢求聖人於言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然所言者其所知所行也懼其覲面而失聖人之言聊舉以就正有道求吾之所以爲吾者乙卯秋日

六十而耳順二節

甲寅

人生只有理欲二途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了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如何爲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繇此觀之聖凡之判只在順逆二字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天理者人所固有原是順的人欲者人所本無原是逆的此一點機括只在

學與不學。學而知其固有。故順還他順。逆還他逆。不學而不知其所固有。故順者反逆。逆者反順。吾輩要學聖人耳。順從心有兩句拙法。曰逆耳之言。必深察從心之事。莫輕爲。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丙辰

今人將聖人說仁。看作玄微道理。以爲非聖賢不能與於此。在自家身上。是沒要沒緊的。不知其爲民生日用。須臾不可離也。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

即使暫處。斷不可久長。是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然觀世人窮約的他。也混過一生。富貴的他。自道受用一生。何以見其不可處。不可處者。聖人見之。彼不知也。其不知處。卽不仁處也。今看約者。日在愁苦中過日而已。樂者。日在醉夢中過日而已。其中心何曾有安穩處。何曾有順利處。聖人謂不可處。真不可處也。然則可安可利者。何物。仁而已。惟仁者能安之。惟知者能利之。論造詣安仁者。大賢也大賢以下。方是利仁者。然仁是人的本心。人能

自識得本心。隨心應用。何利如之。隨入自得。何安如之。纔見仁之爲利。便是知者。纔見仁之爲安。便是仁者。吾輩不可將聖賢到頭處。諉於不可及。當從聖賢入頭處。信得人。皆可爲安。仁利仁。總在處。約處樂上見。不可處約。不可處樂。總在不安不利處。見聖人不說窮達順逆。說個約樂二字。自相對待。約者收歛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仁者處約。愈收歛。愈發舒。仁者處樂。愈發舒。愈收歛。約而樂。不見不足在已。樂而約。推其有餘及人。便是本心之則。便是仁。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煞處。然則聖人說仁。果是懸虛道理否。果是民生日用。須臾可離者否。

富與貴章

庚戌

此章聖人就人情上。點出天性來。欲惡情也。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之最切也。然試看。同是不以道得之一。則不處。一則不去。何也。以情言。富貴好過。貧賤難過。以性言。處非道之貧賤。反好過。處非道之富貴。反難過。只這一點。過得過。不得處。便是仁。只

不。瞞。昧。了。這。點。過。得。過。不。得。處。便。是。不。去。仁。便。是。君子所以成名。繇此觀之名便是仁。總是實心。不是外面妝得門面的仁。便是名。總是實事。不是裏面弄得虛頭的。只此君子去仁。烏乎成名。二句。聖人便把千古以來不好名而不脩行。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盡了。說君子不去仁。說到終食造次顛沛已。到至密處。何故。却從富貴貧賤說來。蓋仁是人人具足的。只被那世俗見封蔽了。不得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了。心下方得湛然無事。方

見仁的真體。有這真本體。方有真工夫。所以君子終食也。在這裏造次顛沛也。在這裏實落做得主

宰。搖撼他不得。此方是了生死學問。若此處看不

透自家身子。渾在世情俗見裏。却把些清明景象

世情中有此耶

慈愛念頭。平坦心腸。玄虛見解。當做仁。如何算得

帳。卽終食之頃。不知有幾多起滅事變之來。手忙

脚亂。如何支持得去。他日夫子稱夷齊求仁得仁。

便是不處非道富貴的樣子。稱顏子不改其樂。便

是不去非道貧賤的樣子。孔門求仁。是學問真血

脈此章是求仁的真血脈。

我未見好仁章

乙卯

聖人論爲仁此章至爲嚴密人心只有好惡二者自有知覺以來無息不逐於外物都離根去了惟好仁惡不仁方始反情復性好仁惡不仁總是一箇仁好之者保聚之也至無以尚之方無一念夾襍惡不仁者防閑之也至不使加身方無一息間斷尚卽是加夾襍處卽間斷處間斷處渾身已不仁了無加無尚是全體至極純一不已境界故聖

人未見然却人人可到何也好惡之力人人具足也此力用之於外物便有不足。幾見好富貴的都好得來。惡貧賤的都惡得去。可見有用力不得處。若用於仁。幾見有好仁而好不來。惡不仁而惡不去者。可見無不足之力也。一日用力是人生大翻身處。將從前散漫精神一切收拾轉向身中。但無不足當日強日盛。疊疊而不能已。故聖人又爲疑辭以決言其未見也。吾輩今日只要窮究得無以尚之實理。人生以來除了這箇仁更有何物。今

各人胸中營營擾擾的。子細推究何者。不是虛妄。卽如此身。究竟終非我有。原其所始。反其所終。豈不是只有此仁。更有何物。可以尚之。若一事不仁。一息不仁。自家性命卽時喪失了。繇此觀之。天下之可好者。孰有甚於仁。可惡者。孰有甚於不仁。若實信得。自不患不用力矣。

一貫章

辛亥

此章是聖門傳心之要。不可只將道理來解說。過了。如只解作一心貫萬事。人人能說。却與各人身

上總無交涉。須要究到聖人所以能貫處。曾子所以能唯處。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四方上下。徃古來今。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何以便拈出一箇忠恕。假如人自爲謀。是一樣爲人謀。又是一樣。便是不忠。不忠便不一了。如何貫得去。自待是一樣。待人又是一樣。便是不恕。不恕便不一了。如何貫得去。曾子平日三



省爲人謀不忠省不一也與朋友交不信省不一也傳不習省不一也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被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忠恕只是這箇忠恕但悟前只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不是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得一貫觀門人一時共聞茫然不知所謂可見矣曾子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還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只是如此別無餘法此之謂豁然貫通此之謂凍解冰釋吾輩今日這箇心與孔曾當

日的心是一箇竝無些子差池然聖凡相去直如天淵只爭箇一與不一耳若從今煅煉去到得一處便知夫子貫處曾子唯處

吾道一以貫之

庚申

一貫二字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夫子所以自生

堯舜文周何如

民以來未有者正在於此自古聖人不及夫子者只是貫不去如孟子言清任和者是矣二氏所以畔於吾道者只是貫不去如程子言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矣要知聖人一貫只看中

庸自喜怒哀樂未發貫達德達道九經三重篤恭而天下平者是矣。曾子與門人指出忠恕卽中庸之理非有二也。吾輩當在日用間實體貼如一念對不得上帝便是天人不一貫。一事質不得鬼神便是幽明不一貫。不可考三王俟百世便是古今不一貫。如此自待不如此待人便是人我不一貫。知攝其心矣不致謹於威儀言動知謹於行矣不能徹身心性命便是內外不一貫。諸如此類不貫者總是不一聖人只在一處求故曰非多學而識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節

庚申

尋常見能自知過而悔且改者徃徃有之聖人何以曰未見又何以曰已矣乎作絕望之詞蓋緣粗看了聖人此語也此正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見過於幾不遠而復者也訟者必有箇對頭若無對不成訟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是默識默消何等力量顏子而下便難語此

聖人所以重爲已矣乎未見之歎與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語意同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若泛然知過能改者是過已形於事祇於悔者也豈可同日而道哉

十室之邑節

甲寅

若論本性則人性皆善何以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論生質則聖人之質創古一見何以云十室之邑必有如某蓋常人所以高視聖人者見得聖人聰明睿知絕世無比以爲聖人是天生的決不可學不知聖人却看得這聰明睿知在常人處得如何桀紂之不善原未嘗無絕人之資全算不

帳常人所以卑視自家者見得自家質朴老實無知無能以爲這是沒用處的如何做得聖人不知聖人却看得這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隨他大聖大賢不過是還他本色原不會有別樣伎倆世間人便懷巧利的果是難與入道質朴老實的果是十室而有聖人便曉得這是忠信若不學便逐日澆散若不好學也不能究竟堅固的所以終日夜

高子遺書 卷之四  
三〇七  
我如饑食渴飲如救焚拯溺一生只做得一件事  
不過是這箇忠信非是把忠信做箇基本忠信之  
外又有甚學問也於此見聖人所爲聰明睿知者  
只是認得這忠信真做得這學問徹其不可及者  
乃在此若使十室之忠信有肯回頭猛省的豈不  
是絕世聰明睿知

人之生也直章

巳未

聖人直指人心無如此語直指人性無如此語信  
得此語本體工夫一齊俱到如何信得只當下體

認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  
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  
出來勾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子細  
勘破真可啞然一笑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  
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若迷失  
了便喚做罔罔者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之謂人若  
罔了真似投火之蛾投網之魚撞來撞去至死後  
已其未死者幸而免耳總只在一念警醒上警醒  
便直不警醒便罔生死關頭所爭毫末危哉危哉

一念不回千古長夜

直字止如此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庚申

知卽是知此可樂者若不是知此可樂者如何能  
好而樂之但其工力則愈進愈妙耳吾輩今日且  
當共研可樂者果是何事聖門論學主於求仁吾  
輩且當共研仁之可樂者果是何味要知樂且將  
不樂反觀不樂却是人時時有之何以不樂不樂  
者皆生於對待也如心便與境相對一見有境境  
安得處處盡如我心所以生出種種不樂已便與

人相對一見有人人安得事事盡如我意所以生  
出種種不樂此是世俗上病痛至細微處更有聖  
凡相對凡如何企得他聖又有天人相對人如何  
希得他天種種懸慕又生出種種不樂此是道理  
上病痛不樂處正是不仁處也人心若仁這對待  
的便都一貫了無境非心有何通塞無人非已有  
何隔礙無凡非聖有何欠缺無人非天有何拘局  
真是求其不樂者而不可得也但不知則不能好  
不好則不能樂然不樂算不得好不好算不得知

在各人自證自脩總不在言語上或曰君子終身之憂如何曰正是憂不得此樂也

中庸之為德章 壬子

吾輩學問譬如行路者胸中必有箇主意要到何處去方可上路走若無箇去處出門罔罔東西南北何所適從學者於中庸正如行路者所欲到之處也今人却認壞了中庸俱就世情俗見上以圓融委曲不犯手脚不惹是非的為中庸若如此中庸世間稍稍乖巧者皆能之何以曰民鮮能久矣

中庸不是懸空說道理是從人身上顯出來的學者要識中庸須是各各在自家身上當下認取何者為中即吾之身心是也何者為庸即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為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即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即日用是庸也到這裏一絲不掛是箇極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了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此是人生來天然本色古如是今如是聖如是

凡如是停停當當箇箇如此。然人却生來箇箇迷昧了。何故迷昧了。緣有兩種病。一是只向外。不向裏。一是只知增。不知減。此兩種病。生出千病萬病。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都坐此病。所以民鮮能久矣。然則中庸遂爲絕德乎。非也。只去得病痛淨盡。還他原來本色。便是中庸。初無難事也。夫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分明說此是天地間第一件事。曰。民鮮能久矣。分明說世人俱將第一事丟去了。有志之士。不要做世人所共能者。須要做世人所鮮能者。

志於道章

巳酉

人生只有箇念頭。自生至死。瞬息無停。這箇念頭。爲賢爲聖。也是他爲禽爲獸。也是他只看人安頓。何如若安頓在人欲上去。便把聲色貨利官爵等項。結果了一生。目前自謂快樂。不知喪失了自家性命。千秋萬古。却在一生壞了。若安頓在天理上去。便把聲色貨利官爵等項。一切擺脫。目前雖覺平淡。却全復了自家性命。這一生做却千秋萬古。

高子遺書 卷之四 三十一  
的事了。所以聖人教人志必於道。據必於德。依必於仁。游必於藝。這志據依游是人的念頭。道德仁藝便安頓在天理上了。所謂攝心以復性也。道不在玄遠。舉目皆是。舉步皆是。活潑潑在這裏。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知味與不知味。直是天壤懸隔。故朱子下箇知此而心必之焉。知字最重。是夢覺生死關。據於德。德就是這道。不志道便迷失了。繇迷失而得。所以爲據。依於仁。仁就是這德。不據德便不仁了。繇不仁而仁。所以爲依。游於藝。藝就是

這道德仁。但有本領的人看這藝便都是道德仁。以之養心。不以之汨心。所以謂之游。沒本領的人看這藝只是藝。不是沉溺喪志。便是粗心玩忽。不可謂之游。聖人舉此四者。一項有一項工夫。一層有一層滋味。取要言之。只在吾人現前一念不瞞。昧自家實實落落。在人倫日用間。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是者決定去做。非者決定不去做。只這一念更無二念。志道者此據德者。此依仁者。此游藝者。此到得此念至純至粹。便是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自凡夫做到合德天地，不過這一箇念頭爾。

自行束脩以上二章 庚申

聖人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故看書不可作無主意的解說。如今說誨便是誨行束脩以上者，啓便啓其憤者，發便發其悱者，復便復其以三隅反者。此所謂無主意的解說也。不知聖人所誨者何事，所啓發反復者何事，聖人爲著此道急急皇皇欲呼世人之寐者而醒之，自行束脩以上皆向道而來。

者聖人未嘗不卽引之大道，無奈學者皆看作泛泛教誨，不自敏求，故不憤不悱，不以三隅反。聖人亦遂無如之何也。憤悱三隅反說盡求道者，精思力踐，模樣皆專專在一處，求聖人亦專專在一處。開之憤是無罅縫可入心，懣悶之甚，悱是明明看得在眼前，心欲言而口不能達。三隅反是平日用力既深，聖人舉著一隅，便知三隅，皆是此物。若無此三樣，是、不、知、當、人、有、一、件、大、事、未、嘗、一、日、用、其、力。何從啓發而復之，可見誨在聖人學，須自學方

及門之人未嘗不可入道在門牆之久至道不可得而聞也

葉公問孔子章 甲寅

子路所以不對葉公之問不是以葉公不足言亦不是以聖人難言孔門自顏子以下實見不得聖人要領處葉公忽然問著子路茫然罔措不知所對也夫子於子貢子路每每時切提醒此處又更透露曰女奚不曰責之者淡矣曰其爲人也示之者淡矣夫子明見得天下莫有知其爲人者須

索自說然原自說不得的須索人自見說箇發憤忘食必有一件大幹當的事在說箇樂以忘憂必有一件大受用的事在說箇不知老之將至必有一件進進不已的事在顏子則便默識子路若會疑也須問夫子爲著甚事而終不能也夫子見他不能對直代之對令他思而再問子路便道只教他對葉公者如此依舊耳中過了今日當大家窮究聖人所以能忘食忘憂忘老者爲著甚事若不知此事卽不知聖人爲人不知聖人爲人卽不知

自家爲人。

二三子以我爲隱章

甲寅

當時門人亦不是疑聖人有所隱而不以誨人。只是認聖人人倫日用是一件。神化性命是一件。謂聖人所可見者非其至也。其至處則隱而不可見也。審爾則忽畧現前。懸慕高遠。不成學問了。故聖人提醒之如此。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一句極活的話。意在言表。要看箇者字。謂爾以我有隱乎爾。則我平日這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是何

物。此卽是某也。爾又於何者求某乎。此無他只二箇道理而已矣。但這道理從聖人身上發揮出來。便如天工變化神妙不測。所以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便悟得此。不是在聖人身上求的。只求諸己。卓然便在這裏。今日要認是某也。都不離自己。認得自己。真方信聖人真無隱乎爾。

仁遠乎哉章

乙卯

人心道心非有兩心。一撥轉便天壤懸絕。聖人於

此常示轉換法。如欲富貴惡貧賤，人心也。而轉之爲不處不去之仁，欲立欲達，人心也。而轉之爲立人達人之仁，論語中兩說欲仁，仁如何欲，又如何。至此是卽刻可驗。夫欲者人之心也，仁者心之道也。以心欲道，却成兩箇了。不知只是這箇心逐物而外馳，便是欲。反躬而內斂，便是仁。繇馳而斂，却如繇外而至者。然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是聖人教人點鐵成金，超凡入聖最捷法。念頭撥轉向裏，便是。或曰：人心內斂如何便爲仁？曰：仁是生生

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誘物爲欲，遂認欲爲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卽仁也。別尋箇仁，卽誤矣。曰：如此不幾認心爲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箇，但看人所達何如。程子謂：人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者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達則卽心卽仁，不達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如何，心不違仁者，其心常仁。如日常明耳，常聰之謂，人心常收斂，卽常仁。

矣。此一轉念是生死關頭。千聖都從此做成。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癸丑

物事已說  
明白不曾  
說得工夫  
要入息

嘗疑聖人之學汲汲孜孜。如有所追求焉。要及這一件物事。如有所奉持焉。惟恐失這一件物事。不知是甚物事。子細研究。原來只是這一箇心。但孔門心法極難看。竝不是懸空守這一箇心。他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須合一部論語來看。方見蓋這箇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為體的。若事物上蹉失。就是這箇蹉失。聖人亦別

無勞攘。只順事無情。物各付物。但無走失。爾所以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此所以為天德。學者不知本領的。只去事物上求。却離了本。知得本領的。要守住這箇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這裏見得方知聖人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章

達巷黨人稱大哉孔子。誠然其大也。稱博學誠然博學也。稱無所成名。誠然無所成名也。句句說着夫子。然稱其大也。以博學稱其博學也。以無所成

高子遺書 卷之四  
三十四  
名。句。句。說。不。着。夫。子。夫。子。以。其。似。是。而。非。故。說。破。  
見。學。有。所。執。以。成。名。者。射。御。之。數。而。已。然。則。聖。人。  
所。以。爲。聖。人。者。如。何。如。太。虛。然。四。時。自。行。百。物。自。  
生。無。所。不。有。實。無。所。有。此。所。謂。天。理。也。聖。人。於。世。  
間。人。欲。病。痛。能。去。得。淨。盡。不。能。於。天。理。本。分。上。加。  
得。毫。末。吾。輩。擇。者。擇。此。執。者。執。此。不。然。是。擇。射。御。  
之。擇。執。射。御。之。執。而。已。

絕四章 辛亥

吾輩學問。只要復性。吾性蕩平。正直合下。與天地  
同體。自有軀殼以來。便有箇我。便將極廣大的拘  
局。做塊然一物。將極靈妙的障蔽。做蠢然一物。從  
我上起。出意來。只會要長。要短。順之則喜。逆之則  
怒。只會見長。見短。同之則喜。異之則怒。終日起來。  
但是作好。作惡。偏黨反側去了。從我起意。從意成。  
我中間遞生。固必只此四者。滾過一生。自家真性。  
時時現前。如隔千山了。不知爲何物也。聖人直下。  
便絕此四者。何以絕之。只一箇毋字而已。此毋字。  
只是箇醒字。一醒便毋了。何者。今人錯認這意。是

心體原虛  
虛之謂正

我的心故終身沉迷而不返。若猛然自醒這箇不  
是便當下豁然這箇毋字方是我的真心。必須體  
認得這箇明白方立得主宰。方得心君出頭所謂  
立天下之大本也。聖門四教四絕同是教法。毋正  
所以絕之。正要人下工夫。若作無便不是了。從古  
無現成的聖人。故聖人無現成的說話。絕而用毋。  
聖人原做常人的工夫。但毋而便絕。常人到不得  
聖人本體耳。夫子自言無可無不可。孟子稱夫子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善原無物  
執得箇太  
虛之體方  
謂能執方  
誠誠之之  
本旨

速。正是絕意必固我處。或曰中庸言固執何也。曰  
毋意必固我。所以擇善也。擇善而拳拳服膺。更不  
入於意必固我。所謂固執也。擇善固執方是絕四。  
故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夫子聖者與二章

癸丑

此兩章聖人一自以為無能。一自以為無知。天下  
萬世視聖人不可及者。以其無所不能。聖人却自  
以為不過少賤之鄙事。以其無所不知。聖人却自  
以為不過鄙夫之兩端。然則聖人所知所能者何。

高子遺書 卷之四 三  
事耶。曰：但看赤子有伎倆否。有知解否。其所知能不過孩提愛敬已耳。聖人亦然。不過盡得孩提愛敬已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聖人果在多知多能。真不可學。若不在多知多能。豈不人人可爲。人人有聖人知能。却自埋沒了終身。矜已誇人。不過就聖人所鄙者。拾得一二而已。豈不棄家珍而襲臭腐乎。

顏淵喟然歎章 辛亥

此章書向來爲註中。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一句所

疑更理會不來。若說道體是人人具足。處處充滿。雖曰神化無方。然却冥會卽是以顏子默識默成。於此豈有間隔。若云仰鑽瞻忽。是顏子於道體全是恍惚想象了。況竭才之後。止見卓立。尚未與道爲一。卓立之後。又歎末繇。是終身與道爲二。豈成箇顏子。以此懷疑不信。及味程夫子之言。乃始躍然。程子曰：此顏子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蓋喟然之歎。直歎夫子不是歎道體。道體是古今聖凡所同。夫子是古來聖人首出。故仰之彌高。無階可



升鑽之彌堅無門可入在前在後無定本可據當時只有顏子能知之亦惟顏子能學之蓋顏子與夫子止差得一間故一直要學夫子却是聰明才智一毫使不著幸得夫子循循善誘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方知夫子雖神妙也從這裏來這便是夫子的階梯夫子的門戶夫子的定本博約得一分見得夫子一分博約得十分見得夫子十分至竭才之後夫子真面目真精神徹底呈露了一箇夫子卓然立於吾前矣然見得愈親切覺得愈神妙雖欲從之末繇也已此所以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末節是申明首節竭才正是仰鑽卓立正是瞻前末繇正是忽後也此章書爲一部論語的門戶夫子是生民以來第一箇人顏子是善學夫子的第一箇人如今就論語中求夫子真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可下手幸得顏子提出這箇法門周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在此但博文約禮近世都說向心境上展轉玄虛去令學者止是作弄而無實功考究孔

顏當時博文只是詩書禮樂約禮只是躬行實踐  
 吾輩今日將經書熟讀淡味就是博文將聖賢所  
 言一一體之於心見之行事之實就是約禮至於  
 所謂日用動靜之文洗心退藏之約自在其中不  
 必言也

子在川上章 已未

生生之謂易無刺不生則無刺不易無刺不易則  
 無刺不逝所謂造化密移是也在天地如此在人  
 身如此在物物如此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無如

川流故聖人指以示人云如斯夫者正謂物物如  
 斯也此是人的性體所謂天德人自迷失了如何  
 迷失了自有生以來此箇真體變做憧憧妄念一  
 般流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沉迷不反學者有極親  
 切工夫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  
 妄不可得即是真也緣真變妄故轉妄即真如掌  
 反覆反覆皆此掌也若欲滅法此妄別求真性如  
 何可得故程子曰若說有不好的性請將好的性  
 來換了此不好的性正謂此也朱子欲學者時時

高子遺書 卷之四  
省察不使毫髮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間斷此真體原自不舍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爲成德也

衣敝緼袍章

甲寅

當時夫子看得子路甚鄭重曰其由也與眼中真不多見也引詩贊得甚鄭重曰何用不臧直是可立躋聖地也何也夫子之學下學而上達卽學卽達不離當下如子路這樣胸襟潔淨峻偉一達便是更無階級所以夫子每每提醒他如是知也知德者鮮矣之類是也到此又直揭他真本領出來令他自認自家寶藏而子路却把做兩句詩諷誦起來記者下箇終身字大妙這一誦便是子路一箇終身了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要看死死煞了聖人言語如化工造物豈有死死煞煞便說何足以臧之理蓋借詩言又轉一箇端緒若曰是道也所謂何用不臧者果何足以臧乎使子路深思之也子路之病不在自足在於自昧若不自昧真

可自足。日進無疆之道。原在識得自家本無不足也。今人徃徃好說當下不知習心習氣。一團利欲膠固窒塞。知他當下是甚麼樣。必如子路不忤不求。却當下便是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庚申

子張之學是濶大的。於細密處有不足焉。子夏之學是謹細的。於濶大處有不足焉。二賢正相反。子貢善方人。故舉以爲問。非是欲評定人品。正欲辯明學術。夫子一過之一不及之。而曰過猶不及。蓋言都不是也。於此極可窺見聖人之學。聖人之學中而已矣。過者求之高遠。蹉過去了。不及者局於近小。見不及了。所以一般迷失。若欲求師之過。俯而就焉。就商之不及。企而及焉。兩下補湊以爲中。豈有是處。然則吾輩將何以求中。非直窮其源。不可。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真竊源矣。然猶未也。此中從何而來。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降衷一受中。此中之所從來也。然何以謂之中。要知天地間一太和之氣而已。

安知中反  
出於和及  
在人心則  
和出於中

易曰天地氤氳此所謂太和也人之生也得此以爲生既生也得此以爲心渾然在中通徹三極情識未動純是此體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不失此體故謂之和一切學問不過保合此而已有這體方有這用故能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聖人精一之心乃其體也學問迷源只做得師商之學吾輩何敢輕視師商然辯學則須開眼孟子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

同也其庶乎章 訂記

程張二夫子俱將屢空作心空若顏子之心屢空則是頻復也何以爲顏子朱夫子作數至空匱其味無窮能數至空匱畧不經心其心還有不空者否此方是真空至於子貢貨殖又爲不善看者說壞了顏子屢空全不算計此爲受命子貢未免算計不至屢空此便是不受命受命者生死一聽於命如夫子明日遂行在陳絕糧之類惟顏子能之子貢貨殖但未能受命耳夫子看得他徹骨徹髓

原見他不是以貨殖累心的其心虛明能億則屢中億則屢中緊根上句說來顏子中道故能屢空子貢貨殖止於屢中中道則不可云屢亦不可云億億則雖云屢中未可云庶二賢品第只在屢空貨殖上判貨字稍未脫體命字遂不到手聖人不受命三字點出萬世人沉冥痼疾亦便指授萬世人換骨靈丹

克已復禮章 乙卯

聖門以禮教門弟子皆使繇禮求仁禮與仁皆性

也何以禮之不即為仁也曰克已與不克已耳何以謂之已人在大化中有箇身子如大海中一冰此冰是到死不化的若化方知與含生之類同一海水不克已即使能約禮禮只是禮故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不畔於道未知其仁也克已復禮則禮即仁矣此是聖人無我之學一直上達天德事惟顏子可以語此夫子恐其易視之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復於一日天下即歸仁於一日如呼吸然最可以觀仁夫子又恐其難

視之故曰爲仁繇已而繇人乎哉繇已。是旋乾坤的力量。却是決江河的機括。全看根器何如。如顏子言下便決矣。所以畧無疑滯。便問其目何以問。目。顏子是極沈潛的人。極細密的學。他便知已之蟠根固漏竇多。正在節目細微。點滴不漏。方得根株永拔。此是何等見識。何等精神。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禮。在視聽言動之先。與視聽言動爲一。非此卽勿之。非簡點於視聽言動之謂也。大綱上克已。手勢重。細目上復禮。工夫密。綱如開創。目如守成。顏子問目。正問守法。得視聽言動之說。便刻刻有事了。故曰請事斯語。聖門爲仁法程如此。

仁者其言也訥章

甲寅

只看聖人說仁者其言也訥。便把仁者一箇欽欽翼翼的形像畫出來。便把仁者一段欽欽翼翼的心事顯出來。司馬牛乃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聖人是說仁者之言。司馬牛是說言者之訥。何啻天地懸隔。凡聽言不會意者。類如此。若今人便

對他說言者是何物。訥言者又是何物。都點在虛靈知覺上去了。聖人便質質實實說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這難字不是謂天下事難做。故言不輕說。此一難字是千古聖人的心體。聖人看得天下事無一件是我能的。看得君子躬行之事無一件是有於我的。其難其慎爲也。如此言也。如此輕浮恣肆之意。融化無存。厚重凝密之體。造次不失。這便是仁。凡論語言仁都是朴實頭。如此可見爲仁。只在言行上。別無玄妙。識仁只在此識。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巳酉

讀此章書爲之踈然深懼。夫謂之君子是天地間有數的人。其於小人判若白黑矣。而猶有不仁者。何也。聖人說未有小人而仁。小人定是不仁。不仁就是小人。然則君子而不仁。其去小人寧有幾何。豈得不懼。聖人於當世之士。自顏子而外。未嘗輕下一仁字。子文之忠而仁。日未知。崔子之清而仁。日未知。由求赤之才而仁。日不知。原思之守而仁。日不知。卽以仲弓德行而仁。日不知。繇此觀之。君



子安得以影響冒認這仁然聖人曰爲仁繇已而繇人乎哉是不待求人的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未見力不足者是人人可做的曰我欲仁斯仁至是刻刻可做的繇此觀之小人何至遽自絕於仁蓋既是小人定不肯去求此所以爲小人若夫君子各因其性之所近守其節之一偏徃徃自以爲是不知不覺渾過了一生真是可惜夫仁者人也仁就是這箇人人只有這箇仁天地間無論身外之物與我無干卽七尺之軀終非我有只這箇仁是我天之尊爵貴莫貴於此矣人之安宅富莫富於此矣朝聞夕可壽莫壽於此矣所以聖人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聖人看得如此緊要此是何故涇陽先生曰聖人說有矣夫三字有無限警動有無限關係自觀人者言之有矣夫者寬詞也曰斯人卽有是然而君子也烏得遽夷之於小人自自脩者言之有矣夫者危詞也曰吾誠有是是小小人也豈不貽羞於君子寬之者扶之也危之者亦扶之也聖人之扶陽也如是愚謂爲世所寬其

危甚矣是以君子以務學爲急

莫我知章

丙辰

會子不知耶

自顏子亡而聖人天德之學無有知之者子貢雖不能知而可與知之故發此歎以啓其問因其問而直告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正聖人天德之學也非謂吾之學如是故人莫我知正謂人莫知其如是之學也三句皆是天理自然如此極平常事然惟聖人能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一部中庸聖人只此三句道盡上天之

天人二句  
如此渾洽  
否

載原來卽吾人喜怒哀樂喜喜怒哀樂原來卽可位天地育萬物然則何處更有天而容怨何處更有人而容尤何處更有玄妙奇特而可舍下達上

君子脩己以敬章

戊申

吾輩須各各自認得箇己這箇己靈於萬物竝於天地不可輕看了他他原生來一私不染萬理具備天然完全何故要脩只緣有生以後爲氣稟所拘自家局小了他爲物欲所蔽自家污壞了他失了原初本色故須要脩然脩之之法却甚簡易

直截只爭箇敬不敬爾敬則此心便在這裏耳便  
聰目便明四體便恭謹應事便條理這箇已便是  
脩的不敬心便不在耳便不聰目便不明四體便  
頹放應事便乖謬這箇已便是不脩的只爭這些  
子當下便分聖凡何啻天淵相隔聖人說箇脩已  
以敬徹上徹下全體在此大用在此只要人見得  
透信得及子路便信不及便曰如斯而已乎是看  
得這箇已小了看得這箇脩已輕了不知聖人把  
握宇宙樞紐萬化都在於此人也以此去安百姓  
也以此去安充其分量就是堯舜也做不盡的這  
箇道理只在眼前平常到極處故人人明白人人  
不明白大要先看透天下萬事除了脩已更無別  
事若不脩已更無一事可做若真真實實脩了這  
已一正百正一了百了何處更要費一點閒心腸  
枉一點閒氣力今之談學者多混禪學便說只要  
認得這箇已他原自脩的何須更添箇脩原自敬  
的何須更添箇敬反成障礙了此是誤天下學者  
只將虛影子騙過一生其實不會脩有日就污壞

而已。若是實脩，須是整齊嚴肅。著不得些怠惰，放肆。須是主一無適。著不得些胡思亂想。須是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著不得些輕忽厭倦。其初雖不免用力，到習之而熟，自有無限風光。今人又多錯認了這箇敬字，謂纔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事了。豈有敬而著箇敬在胸中，爲障礙之理。如今大會中，大家雖雖肅肅，心下潔潔淨淨，便是脩已以敬的樣子。一刻如此，便做了一刻。君子一日如此，便做了一日。君子詩曰：聖敬日躋，只要日日躋陞去。

知及之章 庚戌

聖學繇知而入。這知字却最關係學術之大小。偏正都在這裏。惟聖人方有全知，一徹俱徹。知之所及，卽仁卽莊卽禮。一以貫之，自聖人以下，便要處處著力。仁不能守，是知及上帶來的病。見不透也。蒞之不莊，是仁守上帶來的病。守不固也。動之不

以禮，是莊敬上帶來的病。養不熟也。而統宗會元

則在知之一字。此處透一分以下病痛便輕一分。所以謂知之一字關係最大。古今學術於此分歧。何者除却聖人全知便分兩路去了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覺知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文成便是兩樣。宇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症見矣。吾輩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知及仁守蒞之以莊動之以禮一一著實做去方有所就。

予欲無言章

戊午

道一也。天理之自然曰天道。人事之當然曰人道。人道者求復天道之自然。除却天道別無人道。除却人道亦別無天道。聖人只言人道。凡下學處皆人道也。凡上達處皆天道也。不學於何上達不達成何下學門人只述聖人言語去爲學多不知所學者何事。故聖人直指天道示之。天道不可言。故以欲無言示之。以子貢智足以知此。故特於子貢

發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現前皆是也人人同在時行之中同爲所生之物人人覲面不知若知得則聖人終日所誨此也學者終日所學此也若不知得只是述聖人言語而已故曰予欲無言蓋轉子貢聽言語的心路令默識乎此也如何要默識乎此此所謂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擇執乎此了此便徹上徹下。

仲尼焉學章

丁巳

此子貢既聞一貫之後原以多學而識示人也學

在明宗宗未明要多學而識宗既明仍要多學而識若識得一以貫之觸處是道無小無大總是學無賢不賢總是師不是多學而識者是一道一以貫之者又是一道也如曾子一生用力忠恕唯前如此唯後亦如此但唯前之忠恕與唯後之忠恕天人之隔霄壤不侔耳子貢之多學而識亦然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一語便是子貢一貫處然必說文武之道者何故此正是宗傳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故易曰周易禮曰周禮寤寐

欲行者周公之道子思贊仲尼曰憲章文武孟子  
敘道統曰繇文王至於孔子當時文武宗傳在夫  
子夫子見滿天下人俱在文武道中故觸處玩味  
觸處茹納真如大海與百川相灌相注所謂一以  
貫之亦何嘗不多學而識如今吾輩何所師何所  
學繇孔孟而來宗傳在周程張朱昭代憲章卽在  
周程張朱滿天下都是此道道德性命卽賢者識  
其大傳註文義卽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程朱之  
道卽莫不有孔孟之道要在能一貫不能一貫耳

天命之謂性章

丁巳

孔門宗傳中庸二字而已子思子恐後世之失其  
傳故作中庸以傳道也此章首釋中庸二字之義  
全篇皆推明此義也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  
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說謂之天在人身說  
謂之性性卽天也若天命之者然故曰天命率此  
之謂道脩此之謂教率者率循其自然天之道也  
脩者求循其自然入之道也然則道也者性而已  
矣性卽人之性也豈有須臾離人者哉試看不睹

不聞時何如耳目有時離形聲人無時可離道君子所以戒謹恐懼也不睹不聞說時亦可說體亦可不睹不聞之時純是此體也玩乎其所三字便見不睹不聞不落空戒謹恐懼非著相矣此天下之至隱也而莫見焉至微也而莫顯焉所謂獨也獨者獨自之獨各人自知之自慎之而已無他即人之喜怒哀樂未發者之謂也即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之謂也未發謂之中何隱微如之中節謂之和何顯見如之大本達道總只在此慎獨者慎此者也慎之所以致之也此天地所以爲天地故致之而天地位萬物所以爲萬物故致之而萬物育一念不慎中不中和不和而天命幾乎息矣故握要只在慎獨

仁者人也 丁巳

各在當人之身認仁已極親切而味未盡也須知天地間這許多人總是一團生理各之則不仁一之則仁故曰仁者人也大著眼看這人字八荒只一箇字所以爲仁其最肫肫處則親親爲大耳試



看九經親也賢也大臣羣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  
總是這箇人。試看五達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總是這箇人。若不開得這眼各人其人便是不  
仁如何行五達道如何行九經行處只此一處故  
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如此看來不知人真不可事  
親不知天真不可知人只看這天還有兩箇否然  
則許多人的心還有兩箇否將天字看人字何等  
明白將人字看仁字何等明白

天一也無窮之天卽昭昭之天然井中之觀非

井外之觀學未豁然者卽在當身體貼猶屬瞻  
昭之天故余爲此說以盡人字之味舉似葉叅  
之叅之曰仁者人也在衆人身上說固見大同  
在一人身上說亦無不盡蓋一人卽千萬人千  
萬人卽一人也夫子語意渾涵原無所不該非  
必合許多人看方見是仁其實一人體仁便能  
通天下之志而道德九經一以貫之矣所謂知  
人者知此知天者亦知此非有二也泥兄之意  
恐不善理會者謂各在當人之身者猶未足盡

仁必大著眼孔知天地間這許多人總是一團天理方完得這仁字則失之遠矣叅之此說又不可不知

不動心章 丙辰

此章是聖賢定志之學人心原是不動的所以動者道義不足以貞其志志不足帥其氣也故不動心全在志氣上志是箇主意主意一定匹夫亦不可奪但看北宮黜孟施舍可見雖萬乘三軍皆不足以奪之孟子說箇守字便是志說箇勇字便是

氣說二子便隱然見告子所以不動心說曾子便隱然見自家所以不動心不動心之道已竭盡無餘矣下特因問明之告子大主意只是不求不求者不起一念也他也不要持志也不要養氣一直恁地去未嘗不是不動心却全不是道義了其病皆從不知義來故其心爲蔽陷離窮之心其言爲詖淫邪遁之言其害至滅裂於政事而爲大亂之道孟子知言精義之學也此義何從來天地之間道者體也義者用也道義者天地之志也所以帥

此語何所本

剛大之氣。剛大者。天地之氣也。所以配道義之志。故集義乃生氣也。集義集字取鳥集於木之意。集於義更搖撼不動。即志即義。即義即氣。非別有氣生也。義襲襲字取衣襲於外之意。若不能集義。縱有一事兩事偶合於義。却如義來襲於我而我掩取之。合於此又不合於彼。其不合處仍不慊於心。而氣索然矣。既謂之義。故必有事焉。必有事者勿忘之謂也。勿正心者。勿助長之謂也。除却告子以爲無益而舍之。又有一等助長以害之者。其爲不知義一也。孟子精義之學。又從何來。從孔子來。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正孟子知言處也。乃所願則學孔子正孟子定志處也。孟子如何學孔子。其謂智譬則巧是矣。可以仕則仕。四者正孔子中紅心處。孟子知孔子正在此處。此所謂義也。化裁於仕止久速而執極不移。所謂集義也。知一義字。所謂志者此也。所謂氣者此也。所謂持所謂養者此也。豈不爲守之至約至約者哉。

知言所談者廣

孟子道性善章

庚戌

要識性善只看夫道一而已矣便是註脚夫天地之道爲物不二只是一箇故古今聖愚別無兩箇此在人直下認取吾與堯舜果是一是二既是一箇這箇果是善是不善此可恍然悟矣悟得這箇方知我平日的還不是這箇一切膠膠擾擾做箇甚麼一向悠悠蕩蕩成箇甚麼吾性原自充滿具足無少欠缺吾性原自潔靜精微無點塵污從此豁開兩眼剗住兩足看得世間更無一物入得我胸次方是學不知性如行者無家終無住處如耕

者無田終無種處故孟子開口便道這箇此事難在一信字信了又難在一爲字當時滕世子有二疑一是聖凡之疑謂自己是箇凡人如何做得去故孟子將成鬮三段破他一是強弱之疑謂自己是箇小國如何做得來故孟子將截長補短破他豈特世子人人不上聖賢路只此二疑直將自己做得事公然寫甘退所以不但不如聖賢漸次入於庸惡陋劣將自己今日便做得事要等待如何如何方去做所以終身只不做有此疑者便是病

病便須服藥。學者痛自參究自家做箇人如何容他這等不明不白不乾不淨混帳過了一生如何是好。參來參去急尋箇出頭必有一朝通身汗下如死復生之日此爲瞑眩此爲病瘳不肖同是病中人正要共同志依方服藥爾。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乙卯

孟子七篇俱明性也。此章又指出赤子之心來。示人益明切矣。天下人那一箇不從赤子來。那一箇無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如何無知無能者也。此無

知無能者乃良知良能也。此良知良能者乃無不知無不能者也。自赤子以後外誘於物生出許多知能來。人人認這是我心。日充日長。却把原來的真心日湮日沒。得此則失彼。直相背而馳了。若猛然警省我今所認的心千般萬樣。總從軀殼上起。軀殼六尺而已。豈不是小當初赤子之心便即天地之心。豈不是大。不失兩字不要看輕了。有多少工夫在。須是急急回頭般般放手。到那一絲不掛時。猛然自省。依然還是箇赤子。從此戰戰兢兢。

惟恐失之。方能不失。大人一生。只照管得這箇。在更別無一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丁巳

幾希者差不多也。吾輩試研究果在何處。文公先生曰。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人與物異。然仁義禮智者。五行之德。禽獸不能外五行而生。何能外五行之德爲性。其所以偏而不全。塞而不通者。何故。細看乃知。孟子文字之微妙也。其下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人只有這一

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智中之靈竅。知覺運動固物之所同。這一點天則。却不同。仁義禮智非物之獨異。這一點靈竅。却獨異。雖以舜之大聖。異處只此些子耳。謂之幾希。真幾希也。再看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章庶民去之。只在不著不察。所謂幾希愈明白矣。然這箇明察。人人具足。却在何處去了。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

慧又都作真明真察這一轉亦惟人能之禽獸不能也吾輩提出這明察如日中天其繇於仁義之途如瞍眼人行於康莊不若行仁義者尚是盲人待人詔告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 癸丑

孟子謂天下之言性者何其紛紛也只須道一箇故而已矣何謂故原來故物也就一人言之自有生以來原是如此的就天地間言之自有生人以來原是如此的千萬人也如此千萬世也如此聖

也如此凡也如此不曾有些子差池性原是拈不出的一看這箇故便自了然當下可認取但不可造作壞了他所以故者必以利為本利者不鑿之謂也鑿便造作壞了今人皆以能鑿為智不知正是智之可惡處這箇智就是故只以利為本但看禹之行水當入江的還他入江當入海的還他入海此之謂行所無事此之謂利此之謂智即如天之高星辰之遠今年的便是千歲以前的一般是這箇故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得所以日天

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孟子此章最奇特，拈一箇故字，便把有生來難描難畫的本色和盤托出來。與人看更不須弄一些玄虛，拈一箇利字，便把日用間無窮無盡的工夫，一口道出來，與人做更不須用一些伎倆。次節便是利字註脚，三節便是故字註脚，看得二字透，真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巳未

此章正孟子願學孔子處，凡謂之聖人皆純乎天

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同是盡性的人，如何有清任和時之異？蓋未至大中至正處，猶未免稍有意在，在稍有意在，便於全體有未滿處，於妙用有未圓處。夫子一生自言有兩語最要，曰無可無不可，曰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其全體也，無可無不可，其妙用也。夫子曰無可無不可，孟子則曰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夫子曰一以貫之，孟子則曰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玉亦八音之二耳，全重兼總條貫金一聲而衆音翕然竝



作玉一振而衆音寂然俱止舉金聲玉振而入音一貫矣故曰始終條理聖人知在一處知故萬理具備行在一處行故萬行具足知聖巧力一到俱到更不分輕重孟子以樂喻聖人全體以射喻聖人妙用二節只說孔子聖之時不涉三聖三聖聲調自別各自成家不可謂是一音之小成不可謂力有餘而巧不足知到處自然力到無力到而知不到者孟子願學孔子豈獨是一生志願便是萬古法程看來夷尹惠真學不得夫子之時是人心同然天則自古至今自凡至聖到這紅心處便俱對針此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之聖反是人人可學吾輩若真發願要學孔子畢竟覷著這紅心這紅心何在孟子固言之矣人之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是也這便是極時的只依著他自然體無不備用無不妙

性無善無不善章

壬子

道性善是孟子宗旨此章正孟子所以道性善也。當時論性有三種謂可善可不善是認習爲性謂

有善有不善。是認質爲性。俱在粗迹上看。更不足道。獨告子實有所見。無善無不善。儘是玄妙。須要總看他論性處。識得他所認爲性者。杞柳謂他是箇無雕琢的湍水。謂他是箇活潑潑的。總是天生見成的。如食色。然生來便如此。豈是人學得的。這裏著不得箇善不善。何處要人用甚工夫。仁義禮智。不過世間幾箇好名目。逼迫人做的。反弄得人不自在了。此所謂外鑠也。孟子則謂這箇果然是天生見成的。但不是這等沒頭沒腦渾沌的物事。

他極有條理。有典則你看他當惻隱。便惻隱。當羞惡。便羞惡。當辭讓。便辭讓。當是非。便是非。這便喚做仁義禮智。不是別有箇仁義禮智。在外面強逼人做箇好名目也。繇此觀之。只是這一件物事。各人認得不同。告子認是渾沌虛無的。孟子認是仁義禮智的。這一件是何物。生是也。心也是他。性也是他。情也是他。才也是他。若認是渾沌虛無的。便見是無善無不善。一直還他渾沌虛無便了。不須思。不須求。不須盡其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者此也。若認是箇仁義禮智的，便見是善，便須思。便須求，便須盡其才。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試看物則秉彝，豈不是善？豈不是天生見成的？這箇生，孟子告子同在發出來處看。但孟子妙處，將惻隱等四者換却他食色，便條理秩然。聖學異端，其分歧處只在毫釐間。

乃若其情三節

戊午

孟子拈出情字證性之善，拈出才字證性之無不善。固矣。然人之爲不善，畢竟從何而來？爲卽才也。

非才之罪是誰之罪？與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洞洞不見一物，卽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等四者出來，何善如之？隨順他天然本色，應付去，何善如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可以爲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人是蠢然一物，信著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義禮智之才，皆爲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

才則爲不善豈才之罪耶然則如何爲盡其才曰  
只於四端知皆擴而充之

富歲子弟多賴章 甲寅

此章喫緊在聖人與我同類者一句凡同類者無  
不相似常人 聖人相似在何處只一點心之同  
然處也然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  
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  
師曠之音天下方同日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姣天  
下方同不然畢竟有然者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

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  
悅心者方是卽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  
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所以  
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那至處喚不得理  
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夫人所以易於  
陷溺其心者何故只緣無悅心之物故外物皆得  
勝之而牽引萬端若到得自家悅心處人心同然  
處便是聖人所先得處此是凡聖對針合縫更無  
毛髮差池孟子所謂性善所謂人皆可爲堯舜俱

在此處認取。此處下手也。

牛山之木章

乙卯

從古聖人未曾說氣。至孟子始說浩然之氣。始說夜氣最爲喫緊。何也。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卽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卽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卽爲性。澄之則清。便爲理。淆之則濁。便爲欲。理便是存。主於中的。欲便是措。亡於外的。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

之養。操存是也。操者何。志也。志帥氣者也。操存固。夜氣愈清。夜氣愈清。操存愈固。此是天人相合處。平日幾希。正見道心之微。操存舍亡。正見人心之危。若養之純熟。莫知其鄉之心。便是仁義良心。更無出入可言。仁義良心。便是浩然之氣。亦無別矣。

雖存乎人者節

巳未

孟子養氣章。以集義生氣。是氣生於心也。此章以夜氣存心。是心存於氣也。然則氣與心。何以別之。

天地間充塞無間者惟氣而已在天則為氣在人則為心氣之精靈為心心之充塞為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孟子說不動心工夫在養氣說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措於物是終日常息也常人無終日之功須假終夜之息夜氣者氣以夜而息息至平旦稍稍清明故曰平旦之氣措之反覆則終夜不足以息之故曰夜氣不足以存然則息之義大矣哉氣息則清氣清則為仁義良心心存則為浩然正氣也今

朱子作調息箴亦以嗑吸為息

人以呼吸為息大謬矣息者止息也萬念營營一齊止息胸中不著絲毫是之謂息真能持志集義者自能通乎晝夜而息也

仁人心也章 癸丑

世上人說著心誰不曉得終日思量算計的便是孟子說這箇不是心仁人心也說著路誰不曉得終日行來行去的便是孟子說這箇不是路義人路也世人箇箇曉得路孟子看來却箇箇舍其路而不由世人箇箇曉得心孟子看來却箇箇放其

心而不知求。然則動步就是差的。動念就是差的。迷昧顛倒至死後已豈不哀哉。人有鷄犬放無有不知求者。做一箇人只有這一箇心。却放而不知求。何邪。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他一箇身子隨著世間滾去。饑便思食。渴便思飲。見色逐色。聞聲逐聲。終日營營。非名卽利。何處覺得有甚放心。所以全要學問。學問才曉得有這心。才曉得這箇心放不放。如何爲放。不仁便是放。如何爲仁。不放便是仁。曰。然則這思量算計的是何物。曰。這就是心。只

緣放了。放如流放竄殛之放。必有箇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裏。所以曰。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才知便是求。才求便是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心一仁。這終日行走的。便是義。非別有路也。只這些關捩子。聖凡相去。直如霄壤。可畏哉。

徐行後長節 丁巳

此是孟夫子指示人爲堯舜的訣法。至顯而易知。又至微而難察。至簡而易入。又易失而難久。非細

心密意在日用練習不可試察徐行一步是何意思。不知不覺已是弟的心腸了。便在堯的路上行疾行一步是何意思。不知不覺已是不弟的心腸了。便在桀的路上行。日用間種種只是這箇關頭。如作事占些便宜便是疾行。肯吃些虧便是徐行。非義之得要便是疾行。不要便是徐行。非禮之色視之便是疾行。不視便是徐行。非意之加較之便是疾行。不較便是徐行。諸如此類如在岐路口一邊徃堯一邊徃桀。間不容髮認得路頭。明立得脚跟定。非能自得師不可歸而求之。有餘師如何。只這一點不敢疾行的便是真師。

盡其心者三章

丙辰

同是一箇命理一分殊。一者千萬人千萬世是一箇殊者一人是一箇。一者心性也。殊者壽夭貧富貴賤之類是也。一者雖命於天把柄却屬之於我。殊者雖受於我把柄却屬之於天。把柄屬之我故雖有昏明強弱不同却歸我自立把柄屬之天故雖隨遇可盡道却聽天作主。今人所以營營擾擾。



高子遺書 卷之四  
費盡了不當用的心腸。只緣不知聽命。所以悠悠蕩蕩。蹉盡了當用的工夫。只緣不知立命。此三章首章言立命。次章言順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又言立命事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又言順命事也。其實只一箇知性。便能立命。便能順命。夭壽不二。脩身俟死。又是順命。處盡其道而死。又是立命。處原非兩事。知得順命。一毫心腸不閒用。知得立命。一刻工夫不浪廢。方得精神并歸一路。

萬物皆備章

癸丑

萬物總是一物。故一物皆備萬物。我亦一物也。萬物一我也。卽萬爲一。故藏密處不容一些散漫。人被物欲牽誘。却全散漫了。故須反身反身而誠。卽一卽萬。取之逢原。何樂如之。卽一爲萬。故推行處不容一些隔礙。人被物欲封閉。却全隔礙了。故須強恕強恕而行。卽萬卽一。渾然同體。何仁如之。反字強字。千觔萬兩。天地原是一闔一闢。故學問只是一闔一闢。

二節闔闢  
不同同歸  
用力

人不可以無恥章

戊午

孟子剔發人恥心曰人不可以無恥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欲人以無恥爲恥其鄭重如此但不知恥是恥著甚事孟子固明言之恥者恥不若人也然人是何等樣人不若人是不若人何等樣事世人恥不若人或恥技藝不若人或恥富貴不若人非但不足恥且是不當恥恥不若人須認得這人字人是一世萬世一人萬人對同一樣的有不相似的可便是不若人如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之類是人人本來如此雖至聖人原不會加得些子走了這樣便不若人若爲機變之巧便與這箇相背而馳彼看得這箇人全沒些要緊這箇恥何處用得著故曰無所用恥蓋彼原不要若人又何若人之有孟子兩處言不若人此與無名之指同看更明白人人手具十指有不若人便以爲惡人人心具四端有不若人曾不以爲恥何也有能忽然以此之無恥爲恥者乎便是超凡絕類的人天下可恥之事更不能加

於其身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辛亥

孟子道性善。是言人人所同也。此言君子所性言。惟君子有之者也。性之所以爲善者。以仁義禮智仁義禮智者。求則得之者也。惟君子能求而得之。四者之人。於心如木之於地。根深柢固。故能發榮滋長。暢茂條達而生色也。不然則何分定之有。分者。分也。天之生物。人人分與。全副家當。分得爲分。本分之內。無纖毫欠缺。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若天分之。我不承受。此家當。我却無分了。便至沿門持鉢。仰息他人。雖小小得失。能加損之。況大行窮居乎。吾輩今將何以求之。孟子言之矣。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操存涵養的工夫。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是體驗擴充的工夫。如此時時習去。方得根心生色。

士何事章

戊午

若說士未得爲大人之事。止是尚志。則事與志爲二。事實志虛。必須大人而後有事也。王子問士何

事孟子正說士以尚志爲事王子問何謂尚志孟子正說以仁義爲事除却仁義更無事除却志更無仁義也殺一無罪豈必是殺戮士君子一言之誤貽害於人一事之謬貽害於人皆殺無罪也簞食豆羹苟爲非義皆取非其有也然則日用間住脚便是居仁息息有事在動脚便是由義息息有事在大人之事不過如此不會加得毫末士之事不會減得毫末故曰大人之事備備是體用完備於此非預備之備也然則孟子何不曰士以仁義爲事而必曰尚志正謂志方是真仁義尚志方是真爲仁義如今人一切苟且爲非仁非義者總是志不立若尊尚此箇志來便浩然常伸萬物之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孟子一生得力只操持此志

道則高矣美矣章

乙卯

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易知易能而疑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何以故蓋夫子平生只說一學字

卽說聖說仁總說學世人不知學之一字是極  
微妙的乃以爲淺近孟子平生只說一性字卽說  
孝說弟總只證性世人不知性之一字是極平常  
的乃以爲高美是皆不知法度出於自然非人所  
能爲也孟子所謂繩墨穀率者何在如論道德必  
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乃所願則學孔子是也  
學問窮到至處方是繩墨方是穀率方是性然此  
箇道理亘古亘今充天塞地隨人具足拈著便躍  
然當乎吾前此所以爲中道惟實用力者方知之  
故曰能者從之孟子所謂性便是孔子所謂學若  
非孟子指其源頭竭其分量學者不輕視聖人之  
學而別慕高遠陷於異端卽誤視聖人之學而安  
於卑近墮入庸俗矣

高子遺書卷之四 終

高子遺書卷之五

會語 一百則

門人 周彥文 祝可久 同輯

程夢暘小引曰先生之學主於復性不以敬為敬而認敬即性不以身為身而認身即天蓋其得於窮理者深乎

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程子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可見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即周子之無欲也

朱夫子三樣入敬法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收

歛不容一物今日吾輩胸中勞勞擾擾千萬物  
 俱容在此豈止一物若要免此須是常惺惺要  
 惺惺須是整齊嚴肅三法又有次第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  
 不去者即是格物

人要于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箇着落所謂困心  
 衡慮也若于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

先生謂友曰愁苦處能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須  
 是討出箇究竟纔放得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

也自古聖賢豪傑多從困苦中得力人若從此  
 逼迫出便可向道

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為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  
 一張桌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  
 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  
 也

彥文問曰靜中何以格物先生曰格物不是尋一  
 箇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安苟身心稍不安安便  
 要格之因甚不安安彥文曰若安安時如何先

生曰安妥便要認認卽是格物也

大學所重在知本若不知脩身爲本格盡天下之物也沒相干

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

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所以孟子說

反經二字

真是爲善最樂不要說一生平穩卽反思此身乃父母所生我不會做辱親事豈不至樂此身乃天地所生我不會做欺天事豈不至樂人有生

必有死到瞑目時無累心事豈不至樂

主宰定更無物可奪得舊曾患牙腹痛不可忍纔

主得心定其痛隱隱退去稍怠痛忽至矣可見

古之忠臣義士只是一箇主宰定雖殺身也不

知痛

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他物

因性中本無故不爲不欲若只在不爲不欲上

求吾人終日除不爲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

缺時作何工夫如何說如此而已矣



悟脩二者竝無輕重卽如仁義禮智四字言仁智處皆是悟言禮義處皆是脩。悟則四字皆是脩。脩則四字皆是悟。真是半勛八兩。

麻城周中興問曰不肖生平習氣用事見人是非直言無隱鼎鑊不顧自謂只全得這點直性先生曰這只是直之一節直字不可容易看人之生也直直便是性易言敬以直內必敬方能直聖人下字極妙直字便將箇罔字對了罔者冥然無覺悍然不顧如投火之蛾入網之魚有不

死者乃幸而免耳不罔便直又曰旣知習便可知性不是除了這習別有箇性卽如喜怒哀樂終日習于其中而不知只是習知得便是性知者知其未發也未發的模樣便是發的節若喜怒哀樂發時一如未發模樣豈不太和元氣所以吾輩工夫只在未發培養深厚令四者之來撻曳不動方是性學中興曰此道理真有一兩條路但須揀正路走先生曰只是一條路學者是一箇明眼的人高低凸凹了了行去不至

蹶躓常人却像盲者小心的還知策杖而行大  
膽的便墮坑落塹只此一條路也

中興又曰今而後不肖知凡閒是閒非俱不必管  
也先生曰爲學之人何處非學但入耳目便非  
閒事增何限觸發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已事也  
中興曰學問只是求心要緊先生曰孟子只說求  
放心不說求心此心充塞無間放是措于一處  
了知其放依舊停停當當切忌騎驢覓驢  
先生曰孟子囂囂二字不得入手全無受用處苟

無囂然於湯聘的心腸早有翻然而改的行徑  
未有不爲富貴所魔者頃之謂門弟子曰吾輩  
閒話且休說人生幾何悠悠蕩蕩今年是這般  
人明年是這般人心性不曾透得一步經書不  
會透得一部好事不曾做得幾件好人不曾成  
就得幾箇如何如何不可不大家警省也

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  
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  
人不謂之好學

高子遺書 卷之五 五  
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  
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卽乾元  
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  
自許許顏子一人

彥文問曰曾子聞一貫其學亦微矣夫子猶不許  
之好學何也先生曰在聖門聞一貫還是入門  
之學非終身結果之學也且曾子在聖門最小  
聞一貫時纔二十歲外彥文曰曾子之聞一貫  
是知大頭腦矣纔知本領做工夫到啓手啓足

之時學問結果矣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夫子靜中光景何如曰念頭頗少但應  
接多了便浮氣不定伊川先生云定心氣心氣  
最難定

一貫是忠恕悟處忠恕是一貫脩處

意識情俱是不好一邊若誠其意智其識性其情  
道理又只是一箇

學問見了獨體然後算得性學不是念頭上見底  
若念頭之獨便有斷滅見得此體隨處是獨而

無對也。若有古今人我內外，便是二。

靜以見性，見性自靜。言性則無窮言，才則有限。

人一身都是心。在目主視，在耳主聽，在心主思。心

在則爲心官，心不在則爲耳目之官。非別有耳

目之官也。夫子所謂九思，是言心官當位。心官

在目則目自明，在耳則耳自聰。

當下孝弟之事不做，只管講孝弟。孝弟是甚東西。

夫子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弟兩字

不是聖人造作出來，見親生之膝下有此真愛。

便名之曰孝。又因漸長而日嚴，因嚴以敬。敬有

此真敬，便名之曰弟。人生何時能忘此愛敬？故

隨處愛敬，卽隨處是孝弟。故曰：愛親不敢惡於

人，敬親不敢慢於人。

彥文問曰：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敬。以直內否？發而

皆中節，便是義。以方外否？先生曰：然。

讀書如喫飲食，喫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

在胸，最難得人道。昔有人延一名師教其二子

者，謂師曰：二生長者有工夫，易爲力；次生全無

工夫須費力也。先生試之謂主人曰：所云正相反次者，只須與之搬進去，長者還要搬出來了，再搬進去。

吳心矩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何也？先生曰：故者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來本色，何常有許多造作。

反身而誠，四句。先生曰：近看來日用受用，只此二句親切。反身而誠，是無事時工夫。強恕而行，是有事時工夫。一不誠便不樂，一不恕便不仁。反

身是立本之事，強恕是致用之事。終日如此，自當進益。

動時工夫要在靜時做，靜時工夫要在動時用。動時差了，必是靜時有差。譬如吾人靜時澄然無事，動時一感即應口，依本色何得有差。

剝者剝落剝而後復，人自狹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漸剝去，使之剝盡始有復機。然須一翻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

力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瓢。去瓢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却無形可見。方是真體。

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卽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只要自己肯去。明便好。師友只好說說。了不肯行。終沒奈何。

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却是定心氣之法。

彥文問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心之充塞爲氣。氣之精靈爲心。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

學者于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割得明白。延平先生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惠五者行于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貼。便知爲仁之道。

彥文問曰。聖人時時對越上帝。何又要三日齋。七

日戒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  
至祭祀時皆謝絕收斂精神以對鬼神耳

彥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  
此處如何着得收斂

彥文曰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  
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  
之

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  
其元氣戒鬪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

子言持志戒卽是持志也

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如某人見地最好與  
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  
虛見無益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有這件  
在此若與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  
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  
明之發處卽是實有這件矣但人都覲面蹉過  
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既○得○則○敬○以○守○之○卽○聞○道○者○主○敬○工○夫○與○未○聞○道○時○一○樣○做○

有○一○人○兄○弟○不○和○至○刻○說○帖○其○人○忿○忿○不○平○訴○之○先○生○先○生○曰○兄○弟○相○殘○大○不○祥○要○之○釁○端○必○自○取○今○不○若○只○是○認○罪○無○論○其○言○之○實○者○卽○誣○者○皆○自○認○了○只○說○容○我○改○過○卽○彼○欲○訴○於○鄉○黨○亦○聽○彼○自○爲○畧○不○與○辯○從○此○急○回○頭○大○翻○身○方○是○活○路○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書著

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宜亟亟不得已乃言之耳  
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得○公○之○後○世○總○亦○出○于○不○忍○人○之○心○若○文○詞○何○用○

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卽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

先生曰適於義適亦可莫於義莫亦可此兩句原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



葉玄室先生曰。君子之於天下也。一句極要體。會可見。君子之所爲。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若守定一己。獨見。雖真心爲國爲天下。也行不去。先生曰。此豈但衆人不從。卽同志中也不從。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智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也。

先生謂周程馨曰。人生天地間。要思量一箇究竟。此身何來。將來何去。太極圖引原始反終一句。却大關係。所謂太極者。原始也。要原到這裏。反終也。要反到這裏。

其爲物不二。只是一箇道理。惟其一。所以生物不測。惟不測。故神所謂易也。故程夫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來。可謂盡矣。中庸又說一箇鬼神。以形容斯理之妙。所以說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曰誠之不可揜。何等活活潑潑。底會得時。大好過日子。所以說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繇是思之天  
 何常離人人何常離天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可離非道也人居天中如魚居水中魚無  
 水不活人無天不生人亦死在天中蓋須自家  
 浩然則死  
 生一矣

先生曰天在眼前人豈不知只為說了天命不知  
 如何為命連天也不知了天只是天一落人身  
 故喚做命命字即天字也彥文曰做人的有天  
 命如做官的有君命一切行事皆承君之命而  
 行之今做人的不知自家有天之命却如做官  
 的不知自家有君之命也

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  
 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  
 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念茲在茲所謂允  
 執所謂顧諟所謂慎獨只此一事所以古人又  
 說個惟字曰惟精曰惟一不然不能凝結也  
 人之靈即天地之靈原是一箇却是箇活鬼神倏  
 然言倏然默倏然喜倏然怒莫知為而為非鬼

神而何。然無形於外，然欲其氣而散於外，胸中無事，則真氣充溢于中，而諸邪不能入。真元之氣，生生無窮，一息不生，便死矣。草木至秋冬凋謝，是霜雪一時壓住，彼之生生無一息之停，也不然春意一動，其芽何以即萌，人之爪髮即草木之枝葉也。飲食是外氣，不過借此以養彼耳。其實真元之氣，何藉乎此哉。人之借飲食以養其身，即草木之滋雨露以潤其根。鼻息呼吸，乃闔闢之機也。非真元之氣，真元之氣。

生生不息。

以上三條非說養生總闡明一氣字與夜氣之論參觀

王南塘先生言可觀可聞皆氣也。此句極妙，所謂

野馬氤氳亦云微矣。雖微猶氣也。神則無形之可見，但一屬神，即是感底朕兆動之幾萌于此矣。寂然不動，乃誠也。學問只到幾處，可知幾之上，即不可知。

有友曰：羅整菴先生言理氣最分明，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

亦無聚散。如人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個人所爲處，卽天。譬之命，該做官者必須讀書做文字，讀書做文是人。然肯讀書做文，又是天。彥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爲後天也。無先天不起後天。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希顏問：易先生曰：易卽人心。今人有以易書爲易，有以卦爻爲易，有以天地法象爲易，皆易也。然與自家身心不相干，所以書自書，卦自卦，天地自天地也。要知此心體便是易，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所以六十四卦，聖人說六十四個以字，如君子自強不息者，以乾也。厚德載物者，以坤也。非乾而何能自強不息？非坤而何能厚德載物乎？餘卦又以時言之，君子所以如此者，以此時也。時者易也，總是以此也。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

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憧憧往來之  
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  
洗心。

彥文曰。近日吳觀華先生講繫辭。謂聖人作易。總  
只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  
曰。然。彥文問。夫子大象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  
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  
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記兩箇。以字看來。讀易又  
只是以此齋戒。以此洗心耳。又曰。一部易只是

說一箇中字。又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  
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却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  
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

直其正也。何不曰直其敬也。敬以直內。何不曰正  
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個正字。伊川先生言  
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  
容得一箇正字。

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無咎而已。故曰。懼以  
終始。無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

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無咎便好  
 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鋪着看  
 尊卑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聖人  
 說一部易却像不會說一般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  
 源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  
 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  
 在枝葉即藏諸用夫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  
 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  
 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  
 樣只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百  
 姓之憂患即是聖人之憂患也

有友問太極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天地間莫  
 非易易有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  
 以吾身觀之吾身是易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  
 即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即太極  
 也

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文。人時時用得着。如事  
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不當  
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爲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  
不信。但首兩句是真。餘皆後儒附會。朱子不信  
小序。是連真者皆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  
淫辭解。如鷄鳴丘中皆思賢詩也。彥文曰。詩中  
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曰然。

彥文問曰。大學至善二字。卽中庸也。先生曰。然。

中字自虞廷來到。夫子只添箇庸字。中字得箇庸  
字。纔着實。

論語形容夫子溫良恭儉讓。從應接處形容。子溫  
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於燕居。乃是從獨處  
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真是一夫子。宛然在目  
中也。鄒荆璣問曰。天天二字。如何。先生曰。就是  
桃之天天。純是一團生機。

有友講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  
心。約到至盡處。卽道也。

先生問諸友曰德之不脩出則事公卿看這兩章  
夫子何等謙退及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知  
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  
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  
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葉玄室先生曰正爲聖  
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患難信得過若常  
人平日不會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  
兩然之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生曰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  
去做難的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隨之又  
要獲了先難後獲方純乎天理顏子克己若紅爐  
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樊遲根  
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一書大關  
節處學問思辨皆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  
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  
又不是得一萬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窮但  
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有爲者譬若掘井先生曰註中說及泉云仁如堯  
孝如舜學如孔子此是詣極的及泉然入門便  
有入門的及泉不得入門之泉終無詣極之泉  
周子言誠者聖人之本卽泉也吾輩當下一念  
反觀冲漠無朕便是原泉九仞特爲不及泉者  
言掘井一仞而及泉不可謂之棄井也

朱夫子之言俱是用上說使人可知可行孔子教  
人亦只是說用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

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夫  
子出纔提出性命到微妙矣朱夫子出不得不  
從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孟子之言便知孔子句  
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語語着實  
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  
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觚  
估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  
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  
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

何俱是某稱量過來若人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其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徃來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也

薛文清呂涇野二先生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文公先生自七八歲時與羣兒遊端坐

畫八卦看孝經便書八字曰人不如此便不成人是何氣象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

彥文問漢末管寧何如人先生曰高士也未透性之曾子

彥文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先生何如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何如曰不同陽明與陸子靜是孟

高子遺書 卷之五  
子一脈陽明才大于子靜子靜心麤于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彥文曰敬齋康齋何如曰與尹和靜子夏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亦稍相似

彥文曰告子所謂強持者乎曰他也不強持他倒是自然底彥文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彥文問曰隋之文中子與漢之董仲舒何如先生曰文中子更大有聖人依歸造就與顏閔同

參夫曰吾儒之學既透不透禪是欠闕否先生曰非欠闕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真能知得後來闢佛者總闕他不服參夫曰整菴陽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也先生曰學問俱有一箇脈絡卽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疎畧處朱子却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

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麤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麤處朱子將諸書表章出來繇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

彥文問曰武侯學須靜之靜何如先生曰他是胸中無事閒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鬪却如無事一般胸中長安靜故思慮細密而神化不測彥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

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

學問竝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貼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宗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畧闡發幾句竝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

岳鍾尹問曰有言許魯齋不談仕元何如先生曰文清稱魯齋無間言云程朱後一人而已又云

魯齋有仕止久速氣象。文清撿身極密，非見之真決不輕言也。頃之曰：予亦非漫信文清者。蓋有道焉。魯齋所居之地，燕雲十六州。石晉時歸於契丹，至宋已三四百年。魯齋生于斯，長于斯。祖宗已爲彼民久矣。況魯齋非有意仕元，竝無一毫功名富貴之念。每以師道自居，聘爲教官。曰：此我可爲也。聘爲祭酒，曰：此我可爲也。抗賓師之禮於太子，毫不假借。稍有不妥，拂衣而歸。其出處進退，綽綽然有餘裕也。曰：吳草廬何如？先生曰：草廬與魯齋大不同。草廬乃中國人，嘗爲宋貢士，宋貢士我朝進士也。謂未當任而不死，亦當披髮入山，又可仕乎？且中國人爲天子，猶不可況夷狄耶？曰：未仕宋而仕之，可乎？曰：不可。元本夷狄，春秋謹華夏之辨焉。有中國人而仕夷狄者，若金華四先生，其法程也。曰：劉誠意先仕元而後忠。太祖何如？先生曰：焉有中國人爲天子，掃腥羶，旣抱大才而不輔之者乎？誠意之差，差在仕元。

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見南子意思同有魯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生爲安穩

周程張朱是爲天地幹蠱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成家當者若其間最苦心竭力者又莫過朱夫子於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

彥文問王龍溪之辭受不明必良知之學誤之也先生曰良知何常誤龍溪龍溪誤良知耳彥文曰龍溪之差恐亦陽明先生教處未加謹嚴先

生日我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之學嚴密無流弊陽明未免有放鬆處

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會子有依據

彥文曰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先生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

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

有一玄客至東林。先生曰。東林朋友俱不知玄。雖然仙家惟有許旌陽最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字。談玄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真玄。其人默默參夫。問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也。二程親得其秘。何不大大闡發之。伊川又謂伯淳之學得之遺經。

即太極圖通書至朱子。如為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顏樂處。但指點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官。即太極通書似俱未見。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體貼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門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入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高橋別語 七則

門人魏大中錄

乙丑被逮以十日抵錫山厥明景翁先生

艤別於高橋之澣申以誨言諄諄疊疊爰

次其畧用比阜弦

雨露霜雪總是造物主成至意須善承受

富貴貧賤患難夷狄昭境禪家云一切性識性中

無富貴貧賤患難火狄

患難中容易透性患難中一切萬緣都斷

臨溪淵履薄冰禪家獨木橋竝着不得第二念

陸子靜減擔法減之減擔子自漸輕却

嘗夜半腹痛痛不可起坐覺此心精明痛亦隨

止尋偃息痛復如初仍起坐達旦不藥而愈又

一日在鎮江齒痛亦以靜坐愈

一禪子見峩冠偉衣裳者接之頗倨曰我南嶽神

也能生殺人禪子曰我見汝無異衆生我見我

無異汝無我相人相諸相便是太虛能生殺人

能生殺太虛否峩冠偉衣裳者拜受戒而去

初謁語五則

門人陳敦錄

讀書窮理至於朱子可謂盡美盡善矣須知所以讀書者專為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煩躁反是累



心了須守定朱子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之法方可謂之讀書

人心能疑便是能知痛癢了正好當下發憤用功去當有豁然自信安然寧謚之日不可悠悠忽忽錯過了一生

叔幾亭問操存難久柰何先生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視而心裏不敬久則便傾倚了假如內面主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

義立而德不孤難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內外不相養身心不相攝也今當從此着力先生又曰人心本無一物所以紛擾者只是外蔽誠能一日反觀物欲便廓然消化所謂紛擾者安在故一覺便是乾一敬便是坤

亂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聖人之道中庸二字盡之天地之道易之一字盡之

人之以... 盡文天賦之... 之二字盡

一日... 又... 保... 安...

一日... 必... 本... 無... 於... 則... 始... 則... 只... 以... 亦... 漸... 而... 始...

不... 休... 養... 心... 不... 休... 則... 心... 不... 常... 則... 此... 亦... 亦... 亦... 亦...

高子遺書卷之六

四言詩

水居 六首

微雨乍過好風徐來游雲斷續眾峯皆開歡然撫

景盡茲一杯世事如積亦已焉哉

飯飽欣然蕩漿菰蘆菱蔓搖漾蓮花芳敷今日何

日吾長五湖其來徐徐其去于于

舉網得魚摘我園蔬烹炙煮蔬載陳我書酒中有

旨書中有腴聊爾東窓不樂何如

高子遺書 卷之六

薄暮登樓四望遠。疇時雨旣降。農人乍休。乳燕來止。儵魚出遊。萬族有樂。吾亦無憂。涉世愈拙。入山宜淡。踽踽空谷。悠悠長林。支頤一卷。掛壁孤琴。游目閒雲。傾耳鳴琴。清晝掃室。中宵擁衾。無象之色。希聲之音。咿譽可遠。陰陽不侵。雖乖通理。爰得我心。

五言古詩

靜坐吟

四首

我愛山中坐。恍若羲皇時。青松影寂寂。白雲出遲遲。獸窟有浚谷。鳥棲無卑枝。萬物得所止。人豈不。如之巖居飲。谷水常得中心怡。

我愛水邊坐。一洗塵俗情。見斯逝者意。得我幽人。貞漠漠蒼苔。合寂寂野花。榮潛負時。一出浴鷗亦。不驚我如水中石。悠然兩舍清。

我愛花間坐。於茲見天心。旭日照生采。皎月移來。陰栩栩有舞。蝶喙喙來鳴。禽百感此時息。至樂不待尋。有酒且須飲。把盞情何深。

我愛樹下坐。終日自翩躚。據梧有淡意。撫松豈徒。

然亮哉君子心不爲一物牽綠葉青天下翠幄蒼崖前撫已足自悅此味無言傳

幽居四樂

我愛筇幼安蕭然一木榻詩書有餘閒戶庭無塵襍四海方沸糜吾獨淡閉閣辛勤海上歸樂此舊井邑徵書何爲者莞爾笑不答

我愛陶元亮採菊東籬時悠然南山意怡悅心自知北窓睡初起讀書忽解頰正爾得樽酒日夕歡相持

我愛陳希夷神遊帝之先空山石壁下谷口飛泉邊結廬傍叢竹開戶當清漣麋鹿遊堂上落花滿庭前幽人在何許松下方高眠  
我愛邵堯夫緬懷發清吟當其在百原危坐必正襟會此九中理寧受外物侵心空百營息氣靜天根淡爰以風月談聊見羲皇心  
他人營息而心空  
又次息營以空心

謫居樂

余謫居揭陽官舍幽清庭有盆奩有竹石楹前榴花灼灼不絕樹間小鳥交交弄帶長至後謝

病杜門益無往來終日靜坐讀易誦詩月明靜  
夜活火焚香援琴小弄意興既極恬然而臥蓋  
從容乎樂也賦詩志之

自昔悲羈旅局促詎非迷丈夫志四方高棲豈荆  
扉昭曠苟在懷憑運與委蛇嶺海何必惡四時有  
丹莢我來一甲子卽事多所怡華館絕塵鞅水木  
澹幽姿好鳥時一鳴靜蘊流天機縱心八極外蟄  
心在幾微歷覽千古書此理不吾欺被服誠無欺  
真賞欣自如持此以永念可用忘棲遲自非高堂

戀鹿門乃在茲

考亭恭謁

朱夫子

束髮自黽勉所志非浮榮辨途慎所之擇術居其  
貞巍巍雲谷翁紹孔明六經羣書萬卷破竒功一  
源并自從子輿來倬絕莫與京如何取徑子繁絃  
亂中聲計身亦誠便畔道非所寧我來拜闕里  
爲南閩齋心矢其誠歸軫揆神與發軌謹門庭董  
闕里道而不豫聊以拙自成

夏日閒居

高子遺書 卷之六 四  
長夜此靜坐終日無一言問君何所爲無事心自  
閒細雨渙舟歸兒童喧樹間北風忽南來落日在  
遠山顧此有好懷酌酒遂陶然池中鷗飛去兩兩  
復來還

水居詩

少敦詩書好長嗜山水娛一朝謝簪組而來居菰  
蘆青山當我戶流水遶我廬窓中達四野喜無垣  
壁拘桃柳植長堤菱荷被廣渠徒侶有渙父比隣  
惟田夫虛堂白日靜恍若遊黃虞兀兀日跌坐欣  
欣時讀書會茲動靜理常得性情舒恬然以卒歲  
去此將焉如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浩浩月初上月坡正受之以我無營心當此獨坐  
時爲籌世中事無樂可代茲長林寒風息春氣藹  
如斯萬族各萌動我心豈不知俯視方輿靜仰觀  
圓象馳靈襟旣無際一形安足私持以畀大鈞榮  
悴非所思

辛亥春至水居

高子遺書 卷之六 五  
宇宙何終極。吾念有所止。既罕百歲人。所營一樂  
爾。禽。臭。藹。可。親。湖。山。斐。有。旨。引。酒。召。元。和。觀。書。悟  
無。始。在。昔。稱。達。人。徃。徃。契。斯。理。撫。已。常。泰。然。此。樂  
庶。可。恃。

山居

城郭多塵事。入山意始豁。炎暑絕尋遊。芳園轉閒  
潔。拂。簟。臥。看。雲。漱。泉。滌。煩。熱。疎。林。來。遠。風。虛。堂。入  
新。月。湛。湛。無。交。心。端。居。見。超。越。百。營。良。有。極。庶。以  
善。自。悅。

湖上閒居季思子徃適至

正爾山水間。念吾烟霞友。春風吹微波。日暮倚楊  
柳。我友惠然至。童僕喜奔走。相別嘆經時。相逢慮  
非久。所歡得晤言。欲言仍無有。默默各自怡。一室  
閒。相。偶。夜。淡。不。能。寐。明。月。在。東。牖。

讀書山中季弟攜具見過

山中讀易罷。臨風弄瑤琴。絲桐感憂思。無言對嶠  
嶽。有弟愛吾趣。挈壺遠相尋。翩翩求羊侶。林下成  
盞。簪。火。輪。忽。銜。山。蘭。地。生。清。陰。崇。雲。疊。布。錦。皓。月。

高子遺書 卷之六  
波流金融融酒中意悠悠塵外心道勝迹自超慮  
淡樂非滯榮名有衰歇清和良可任

發光靜坐

偶來山中坐兀兀二旬餘澹然心無事宛若生民  
初流泉當几席衆山立庭除高樹依巖秀脩篁夾  
路疎所至得心賞終日欣欣如流光易蹉跎此日  
良不虛寄言繕性者速駕溪山居

遊玄墓

春至百蟄作吾亦難幽居玄墓梅萬樹茲遊豈當

徐出門日以遠塵事日以疎終日棲花間志意常  
浩如入俗苦不足入山覺有餘以此成荏苒欲歸  
還躊躇吾性最所適終當期結廬

遊靜樂寺

杖策尋古寺溪山縱所如古木連溪橋脩篁夾細  
渠翳然見人家茅屋庭除虛緬懷於此中坦腹哦  
詩書良朋三五人列塢南北居興來相經過直質  
返厥初生與羲皇侶歿與天地俱

遊鴈蕩山



高子遺書 卷之六  
昔我愛丘山、名勝在夢想、去去三十年、塵事空鞅、  
掌茲遊、慙始願、千里遂獨徃、望山屢馳騫、入谷轉、  
疑恍、仰觀秋瀑飛、俯聽潭流響、陽崖峙雄突、陰洞、  
藏奇敞、幽尋碧澗底、遐矚紫霄上、春風蕩輕陰、百、  
里見開朗、青丹未可圖、文翰誰能髣、棲心願止託、  
回首空悵快、勝地古今存、浮生俄頃賞、安得結茅、  
廬於此一偃仰、

湖上

道人不識憂、墮然罕所慮、胸中有奇懷、常得山水、  
助時乘酒半醺、或值睡初臥、獨徃恣幽尋、欣若有、  
所遇、有時淡林行、穿徑忽失路、有時湖上還、看雲、  
忘所務、凝目孤鷺歸、傾耳細泉注、所造趣未極、原、  
陸任昏暮、非關耽清娛、曾是秉遠慕、閒心始造理、  
恚意多失步、嗟爾行道人、迫迫焉所赴、

輿中

輿中何所務、得已聊自嬉、周道亦何遙、玄景去如、  
驚、前途有佳人、麗服策名驥、輕風吹遠芳、望之不、  
可企、遠望欲何爲、行行慎吾事、雲歛山氣佳、風定、

高子遺書 卷之六  
水容粹所以至人心貞吉在不二妙處絕幾微如  
醒半如醉自得此中玄萬事皆如棄其玄本無色  
君子以爲貴

客途

旭日照輿中仲冬藹如春焚香玩義易瞑目怡心  
神每入野店中宛若家室馴糲飯甘如飴村  
於銀充然醉飽後晏臥芻藁茵但覺無事樂不知  
客途辛望望故園近歲杪兒孫親

採菊

天地有終極人生豈常爾年壽不可知富貴焉足  
恃昔爲春原萸今隨秋草薶四時更代謝百年遞  
成毀區區世人心詎能違物理所以採菊翁悠然  
了斯旨

異草

南山有異草不逐衆卉榮古淡無顏色幽芳有餘  
情結根千仞岡似吸陰陽精小物有至性近垢不  
得生巖霜無遺秀卓彼猶崢嶸雖非松栢質可結  
歲寒盟世無知之者含風以淒清

黃龍菴訪超然上人

山、溪、晝、寂、寂、樵、語、聲、屑、屑、一、徑、入、青、藹、竹、木、更、秀、  
 潔、有、僧、赤、脚、眠、長、嘯、天、地、裂、見、我、掇、衣、起、坦、腹、笑、  
 啞、啞、任、真、無、蓋、藏、布、懷、不、曲、折、摘、茗、煮、鮮、泉、荳、芋、  
 楚、楚、設、充、然、可、供、客、足、已、了、不、缺、引、我、看、泉、石、發、  
 興、皆、竒、絕、揮、手、別、之、去、中、心、自、怡、悅、

心中無事人見亦悅別亦悅別後憶憶便彼此  
 非無事人然或不及之或過之者

題吳之矩雲起樓

吾友構高樓上與南山友推窓延諸峯憑几揖羣

阜樓中列萬卷亦貯泉百缶彝鼎皆商周圖書悉  
 蝌蚪客來賞竒文疑義相與剖遊品陽羨茶呼取  
 惠山酒或時自晏坐淡然一何有青山時出雲白  
 雲時入牖倏忽曳作衣亦或變為狗起滅千萬端  
 巧歷能算否人生一如此幻化安能久借問天壤  
 間何者是不朽

壽俞景梧六十

昔我少壯日與君握杯酒仰見明月光邀之為三  
 友一笑千古空世事復何有荏苒歲月疎相看成

白首今吾持一觴、祝君無疆壽、借問此觴酒、還如  
少年否、與我同時人、半已成腐朽、而我幸與君、一  
觴還相偶、回首生平懽、轉覺淡可久、但醉莫復問、  
君歌我擊缶。

壽吳東溟先生七十

去日每苦多來日、每苦少、棲棲世中事、鼎鼎誰能  
了、所以達人、心擺落、出物表、吾慕東溟翁、攝生得  
其道、投志西來宗、無念以爲寶、觀空覺諸妄、埋照  
淡自保、平生經苦辛、未嘗入懷抱、理得身世寬、戰  
勝顏色好、持此入無窮、長隨天地老。

送辰州守瞿元立

秋至林薄佳、幽人自怡悅、閒尋山中侶、偶坐松下  
石、一酌清冷泉、滌茲當午熱、自餘無一事、於性有  
至適、云胡同心人、簡書迫行役、我欲賦招隱、言念  
斯民厄、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澤、囂訟可不聽、克  
惡當斬絕、六言舊王章、勿惜時提挈、誠然振五品、  
何必恃三尺、郡齋有餘閒、卽是林間客、得意且歸  
來、共泛五湖碧。

蔡觀察貽余禪衣成夜坐詩寄謝

長林寒風厚斗室霜氣侵珍重故人惠有衣亦可  
衾中夜每起坐春溫解重陰明月入我戶流光照  
鳴琴念彼世中人異調難同音頓使羔裘賢難執  
遵路襟思君三歎息付之一悲吟萬感旣刊落一  
息自淡淡乃知人心妙晝夜當溫尋感君衣被意  
示我禪定心獲此領中珠不啻腰纏金欲悉此中  
玄何時來盍簪

七哀詩

蕭蕭秋風淡漫漫秋夜長中夜百感集攝衣步空  
堂俯聽虫聲悲仰視明月光物色一如昨舊人何  
茫茫歲月日以疎髣髴日以亾一朝成永訣千載  
空相望靜心易生哀遺情難爲方願從夢中路柔  
身至其旁

程酒詩

尼父酒無量天然中權衡自非大聖資剛愎宜服  
膺云胡末世下放飲斯得名微醺憶堯夫止酒見  
淵明哲者以怡性愚者以促齡損此清明躬受彼

昏濁縈吾以自深。省黽勉持法程。觴以九爲極。倍之洽親朋。上與日月誓。下與山水盟。以此茂對之。杯盡意有贏。世有善飲者。於焉知我情。

五言律詩

水居

到此情偏適。安居興日新。閒來觀物妙。靜後見人親。啼鳥當清晝。飛花正暮春。呼童數新笋。好護碧牕筠。

卽事

乍雨洗庭柯。斜陽到薜蘿。讀書聊散帙。看竹偶經坡。鳥下山初暝。月來池欲波。幽情無着處。呼酒一高歌。

晚步

緩步到溪頭。相看事事幽。斷雲疎島嶼。落日艷汀洲。水靜芙蓉夕。風生蘆荻秋。吳歌何處棹。驚起欲眠鷗。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靜坐

兀兀何爲者。朝曦屬夕陰。六經疑處破。一氣靜中

高子遺書卷之六  
三  
深霄漢孤懸榻乾坤壯盍簪五湖秋色滿相守歲  
寒心

丙午元夕

歲冗今朝靜閉門春色淡安居知帝力觀物見天  
心栢葉休辭醉梅花已可吟但於叢竹裏日日聽  
春禽

和許靜餘先生閉戶吟 三首

年來惟好靜始覺解天弢山月閒相照春風淡自  
陶床頭儲濁酒燈下有離騷算盡人間着無如閉

戶高

有竹已疎林空齋貯碧陰徑縈蘿薜遠池帶荻蘆  
淡人靜惟開卷情閒或撫琴幽居多樂事剝啄莫  
相尋

君公嘗避世仲蔚愛閒居城市何妨隱蓬蒿豈必  
除榻畱孤劍伴人共一瓢餘滌盡人間念吾將返  
厥初

秋月同張伯可吳子徃泛溪

不作清溪泛空令此月孤寒烟浮欲出遠嶼淡凝

高子遺書 卷之六  
無日月高鳧鵠行藏長荻蘆棲遲何必惡秋色有  
吾徒

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釣臺

桐江一片石千古白雲橫世亂無寧宇巖棲得此  
生、渙、樵、亦、偶、爾、富、貴、豈、吾、情、寂、寞、空、山、士、安、知、後、  
世、名、

五言絕句

水居飲酒詩

三首

憂危不爲已放逐豈忘君但願常太平把酒看白

雲

有弟知我好致我長春花  
花、紅、映、酒、紅、日、夕、飲、流、  
霞、

春氣暢人意桃花滿村家人如不爲樂天却無此  
花、

齋中對菊

白日林中靜秋風此室閒  
黃、花、無、限、意、相、對、一、開、  
顏、

發光山中襍詩

五首



開窓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樓中人兀然鳥雀時來

往山黛濃於染丹楓間翠竹遠見白日間山僧結小屋

寒風客衣薄依巖曝朝旭坐久不知還山童報黍熟

日暮山寂然樹響棲鳥下獨行溪澗邊野花摘成把

時穿溪竹坐人境忽如矢落日照前山松間一僧出

白雲篇 二首

遙望白雲來轉見白雲去白雲去不來不知散何處

心隨白雲遠亦隨白雲遲欲隨白雲滅白雲無盡時

題畫竹

此君有高節亭亭自孤植總多千畝陰不礙青山色

秋花咏 六首

菊

日暮有好懷、閒閒來田間、籬邊見黃菊、相對不知還、

芙蓉

芙蓉臨清水、露下顏色冷、山齋人未眠、獨步月中影、

秋葵

花開在今朝、花落不終夕、開落如君恩、丹心不可

易

蘆花

秋水不可極、月出寒山靜、一夜孤舟邊、風吹蘆花冷、

芭蕉

山人晝掃室、焚香讀周易、冷然萬念空、芭蕉照人碧、

紫薇

小窓當北牖、日夕生涼風、最愛竹叢裏、忽插一枝

高子遺書 卷之六 紅、

荻秋襍咏 四首

雪鷗閣

滕、日夕水烟起、細雨渙舟出、草閣生微寒、主人方抱

點瑟軒

綠、日狂我豈敢、聊爾混樵牧、閉門春色淡、相看柳條

巢居

墮、遠村人語寂、幽人臥方妥、夜半聞清鍾、明月當樓

斑荆館

長、無客長閉門、客來共心賞、去來亦何心、春風芭蕉

和西築咏 八首

引泉

花、次第竹根來、相將得到家、鳥啼春雨後、流出滿山

種竹

自將山竹種、豈望便成林、一竿明月裏、聊爾步清陰、

負薪

採薪松巖下、日暮負盈肩、還思天際雀、或恐避茶烟、

有客

偶隨白雲出、不掩白雲扉、有客坐來久、山僧歸未歸、

坐石

徘徊澗邊石、小憇一悠然、不知山月吐、已滿竹窓前、

步月

獨坐松堂下、參差靜影來、西湖歌吹歇、推却小窓開、

枕流

春澗鳴幽鳥、春花欲滿山、不知人世事、一枕石泉間、

臥雪

山上雪連屋、山僧擁褐眠、下方來徃絕、身在幾禪天。

六言詩

湖干四時歌

八首

竹、飈、飈、兮、雪、墮、梅、寂、寂、兮、月、明、蘆、洲、動、兮、澳、火、茅、屋、響、兮、書、聲、

春、風、蕩、兮、柳、綠、微、雨、灑、兮、桃、紅、騁、裘、馬、兮、年、少、惜、芳、菲、兮、老、翁、

水、溶、溶、兮、林、靜、雲、皛、皛、兮、晝、長、綠、陰、濃、兮、掃、徑、黃、鳥、窺、兮、移、床、

荷、最、妍、兮、朝、旭、蟬、何、急、兮、晚、風、有、幽、人、兮、兀、兀、樂、永、日、兮、融、融、

氣、高、徹、兮、遠、天、虫、淒、切、兮、清、宵、人、所、悲、兮、蕭、瑟、吾、獨、樂、兮、聞、寥、

秋、韻、馥、兮、桂、樹、秋、色、佳、兮、菊、華、持、巨、螯、兮、沽、酒、汲、惠、泉、兮、烹、茶、

千、山、皓、兮、方、曉、五、湖、冰、兮、復、雪、盡、大、地、兮、無、瑕、如、

高子遺書 卷之六  
寸心兮不涅詠雪者千秋上下以此二語爲冠  
寒風淒兮墜戶淡日煦兮親人君何慨兮歲暮冬  
不久兮欲春

水居漫興 十六首

水綠青山自在日來月往如斯有味津津誰會無  
言默默自怡

柴門春掩寂寂小樓臥起徐徐朝來公事幾許過  
橋東岸觀魚

蟬聲參差高柳荷香遠近芳塘一榻涼風午睡半

卷殘書夕陽

楊花點點上下燕子飛飛去來春色行看盡矣山  
茶還有未開

綠樹遮山有態白雲過水無心一窓半開半掩四  
月乍雨乍晴

黃葉疎疎門巷寒風浙浙蒹葭人在小樓隱几夕  
陽忽度昏鴉

桃花一叢爲佳柳樹幾行足矣行樂不務其多人  
心自不知止

高子遺書 卷之六 三  
小閣凭欄莞爾、匡牀擁被陶然、夜半人聲何處、蘆花隔浦、漁船

一點、兩點、村火、三聲、四聲、漁歌、半生得趣、不少、百年好景、無多、

山人別無妄念、三茶兩飯便足、種成百樹梅花、此是窮奢極欲、

靠山一畝種竹、近水兩畦栽花、客至莫愁、下筍二十七種菜、鮭

平沙漠漠、兩岸流水灣灣、幾村興至、便呼葉渡、歸來不掩柴門、

臨水閒心、便遠見山塵慮、都消此間、益者三友、一琴一卷一瓢、

風來柳線轉嬌、雨過桃花更妍、着履遶堤散步、自言不減神仙、

山人作何功課、終日對山不語、問我此意何如、白雲自來自去、

赤日墮於西隅、白月升於東牖、我趣於此、開樽佩得金印如斗、

高子遺書 卷之六  
七言歌行

鄭母壽歌

太孺人終日靜默言笑比於河清其相夫子教  
子孫皆有法度可謂協坤之靜安女之貞者矣  
爲之歌曰

天廻地迴浩茫茫萬象昭列四氣翔人生其中百  
念長消鑠至靈空彷彿持握徑寸壽無疆專靜沉  
默道之鄉心遊至和迂百祥有子賢哲孫枝昌委  
運任遇神不傷念中無營身輕康春妍景淑日載  
陽鶯鳴花發化無方子孫拜上千年觴心知和悅  
樂未央

七言律詩

水居

有客風塵歸去來兀然孤坐水中臺九龍山似翠  
屏立五里湖如明鏡開春雨蕨肥菰米飯秋風鱸  
美菊花杯蒹葭白露伊人在恣向江天亦快哉

水居獨坐

獨坐孤亭四望寬夜深明月浸溪寒歸來山色如



相許老去秋風展自安萬里雲霄看燕雀百年天地有金蘭尸居未可言瓠繫屈指山林事更難

水居閉關

幽居無事不開顏爲惜春光只閉關兩眼情親惟綠野一生心契有青山桃花灼灼鳥啼寂柳絮飛飛人意閒緩步溪頭看落日月明溪竹抱琴還

卽事

萬里迢迢晴色開千秋藹藹野芳來張舟最喜青山伴倦眼多爲綠樹迴邑里過時驚薄俗衡門淡處念時才可憐無盡乾坤內百念消歸一酒杯

同許靜餘先生遊山

新涼甘雨遍汀洲況復山中桂樹秋以我中年窺靜理知君晚節解閒遊喜看巖竹穿幽徑愛聽松風上小樓滿地夕陽收拾去并將明月載歸舟

同洪平叔遊武夷

連宵陰雨長春苔方駕山中雲卽開峯勝正愁舟急過灘高絕便首重廻排雲巖竹山山出映水春花曲曲來薄暮天遊最高頂可無呼月醉溪杯

他人惜春必在關外

次劉伯先閉關韻

在在名山寂寂逢淵泉。淡處有潛龍。非於太極先天。覓只在尋常。日用逢當默。識時微。有象到名言。處絕無蹤。洗心藏密。吾曹事長掩。衡門獨撫松。

靜坐吟 三首

靜坐非玄非是禪。須知吾道本於天。直心來自降衷後。浩氣觀於未發前。但有平常爲究竟。更無玄妙可窮研。一朝忽顯真頭面。方信誠明本自然。一片靈明一敬融。別無餘法可施功。乾坤浩蕩今

還古。日月光華西復東。莫羨仙家烹大藥。何須釋氏說真空。些兒欲問儒宗事。妙訣無過未發中。一自男兒墮地來。戴高履厚號三才。未曾一膜顏先隔。何事千山首不回。一靜自能開百障。老翁依舊返嬰孩。從今去却蒲團子。鯤海鵬天亦快哉。

戊午吟 二十首

戊午吟者謂是年所見然也。春氣動物百鳥弄韻。人心至閒自有無腔之韻。悠然而來足以吟諷。吟者不可謂詩。所吟者不可謂道。姑就行持

高子遺書 卷之六  
三〇九  
心口相念云爾

聖賢止是學爲人學。不知天人未真。天在人身。春在木。人居天內。木涵春。萬殊精別。方知義一本窮。研始識仁。試看天人無間處。不知天道豈知身。莫爲爲者是真機。稍着安排便已非。桃自鮮紅李自白。魚能淵躍鳥能飛。不知本體原如是。安得工夫妙入微。看盡古今差謬處。只緣些子見相違。千聖傳心一敬脩。不知真敬反成囚。欲求一得且永得。須下千休與萬休。蔬水曲肱常浩浩。百官萬務儘悠悠。廓然天地渾無事。一物胸中豈足留。中庸二字聖真詮。來自唐虞一脈傳。本體親聞爲入竅。工夫戒懼是天然。但從庸行庸言裏。直徹無聲無臭先。此是人人真本色。可憐千古作陳編。格物無端成聚訟。起於知本二言分。但知知本卽知至。格致何曾有缺文。本在操舟方有舵。本迷亂國爲無君。只翻誠意一錯簡。滌蕩青霄萬頃雲。知本繇來義最淡。須從物理細推尋。一靈充塞皆爲物。萬象森羅總是心。心正涓流俱到海。身脩點

鐵悉成金。細窮物理無多事。只在兢兢顧影。衾不將一事掛胸中。蕩蕩乾坤在此躬。恰似雲開天。穆穆更如冰泮水。融融因無邪。妄名爲寂。豈謂虛無。卽墮空履薄臨淡綠底事。只愁無浪。又生風。吾儒窮理最爲先。理徹心空不入禪。窮是十分到底處理須一物不容前。六經盡向躬行驗。一字不從文義牽。自有豁然通貫日。方知日用是真玄。物物其來有定則。自然之則謂之天。但因在物付各物。一任紛然本寂然。隨處家庭堪作佛。無須巖壑始脩仙。此機實在程門顯。何事廬山不細研。

聞道如何可。夕死死生原是道。之常不聞有晝。可無夜。幾見無陰。只有陽。道在何從見。壽殀心安始。可等彭殤。更於此外求聞道。踏遍天涯徒自忙。萬物同生形不同。犬羊人性豈相通。因觀物性明。人道始信人倫是。聖功仁義非於明察外。愚蒙偏蔽事爲中。雖云此理幾希甚。兩字金針是反躬。天載無形觸目真。羲皇兩畫寫其神。六爻雖列上中下。一物強分天地人。讀去還知非汝密。悟來方

始是家珍。試看爪髮生生處。何但枝頭可覓春。  
見易更須知用易。聖人原只用中庸剛柔。見處幾  
先吉中正。亾時動卽凶。能懼始終皆免咎。存誠隱  
顯悉成龍。莫言卜筮用爲小動靜。須占是易宗。  
人心偏倚道心中。凡念迴旋卽聖功。精是不迷如  
日照一爲不二。與天同篤。恭爲執辰居所。未發爲  
中水不風。聖智聰明收斂盡。寂然不動感而通。  
孝是脩行無價珍。此身在處卽吾親。一禽一草非  
時剪五辟三千律。可論食德飲和供菽水。朝乾夕

惕省昏晨。不分富貴與貧賤。大孝光天是守身。  
事事精詳是與非。紫陽以此示全歸。初經勉強須  
堅苦。漸近天然妙。入微精義無過能。擇善入神還  
只是知幾。須知聖學無多法。尺寸基培萬仞巍。  
言行須從擬議成。不從擬議失權衡。擬言本自三  
緘慎。議動繇於百煉精。率意豈真爲率性。爭先或  
恐是爭名。須知變化方爲易。變化原從擬議生。  
朱陸當年有異同。祇於稽古稍殊功。存心自合先  
知本。格物無過要識中。六籍漫從鹵莽過。一靈那

得豁然通前賢指示皆精切後學無訛是晦翁  
精氣爲軀造化功遊魂爲變浩無窮如何謂死爲  
滅盡反落禪訶斷見中神化自然稱不測有無不  
着是真空莫將空字謾歸佛虛實原於微顯同  
學人須自立根基三戒當先謹獨知無分少壯老  
異境一於財色鬪嚴持鎮重常如五嶽峙防危夏  
似九河堤大廷暗室心如一玉粹金精體不虧

至水居

何事驅車緇洛塵歸來烟水味愈真寒塘古岸五

衰柳落日秋風一老人兀坐冥然天地古觀書恍  
爾性情新未須蒿目憂時事聞道明君信直臣

七言絕句

水居題壁

澗水泠泠聲不絕溪流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  
不知歸時長對青山月

村居 二首

日暖風微楊柳斜桃花處處點村家誰人此際能  
閒坐載酒東臯醉落霞

桂露瀼瀼欲濕衣，蚤乘殘月出柴扉。  
天清木葉隨風起，閒看流雲坐釣磯。  
小屋淡淡堦北房，烹茶煨芋地爐香。  
主人曝背書軒下，一卷義經至夕陽。

題畫

翠靄青峯欲上樓，綠楊一帶野帆幽。  
攜琴時向沙邊坐，閒對春風數白鷗。

洛南縣薛厚倫妻南氏殉夫烈節  
峻如南嶽千盤秀，潔比中峯萬仞花。  
埋骨山中應

化玉飛鳧天外亦成霞。  
老杜絕句時有此體

偶成

堯舜垂裳恭已時，天然真色復何爲。  
欲知性善無言妙，此處端倪尚可窺。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三首

滿目蒿萊三徑荒，秋蛩吟處舊升堂。  
黨人不死傾葵藿，一飯君恩不可忘。

竹徑茅齋此日居，藤梢橘刺欲教祛。  
白雲片扇溪流靜，黃鳥聲聲樹影疎。

城頭曾築小方臺，四望長空萬象恢。今日荒墟惟  
草色，春風依舊有情來。

賞花

世事可虞得與諸公把酒看花幸矣，更冀明年  
此日長共此花詩以祝之。

春風無恙一登臺，猶見桃花滿徑開。無計可留花  
再住，明年花發約重來。

高子遺書卷之六 終



